

反卜林右派集团材料彙編

第一輯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編

1957年10月

K270.6

前 言

卜林反党集团是个披着民族外衣，打着要求「区或自治」以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裂民族团结活动的个人野心分子集团。他们是有口号、有纲领、有言论、有行动的右派集团。这个集团长期以来在我市郊区进行阴谋分裂活动，并在我省和内蒙等地煽动自治，来实现他们的野心——要建立一个不要共产党领导、不要社会主义的、以卜林为首的所谓达呼尔族自治州，将达族人民重新拉到封建地主的统治之下生活。

卜林反党集团长期以来，施用了两面手法、阳奉阴违地进行隐蔽活动，直到今年五月党整风开始，他们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他们就公开向党发起了进攻。从而暴露了他们蓄谋已久的罪恶目的。

当卜林反党集团的这种阴谋，被人民识破以后，我市城乡各地机关、学校、干部和人民群众便掀起了反击这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进一步揭露了他们的罪行。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揭发，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已纷纷向人民低头认罪。

为了帮助大家认识他们的反党罪恶和卑鄙目的，现将自六月以来我市人民揭发出来的卜林集团的反党事实集成册，供大家参阅，以期进一步提

高警惕和肃清卜林反党集团在群众中的恶劣影响，使各族人民进一步团结起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共同建设祖国的大家庭。

这个小册子共分三辑，第一辑是用事实举例驳斥了卜林对党的诬蔑和反党谬论；第二辑是揭发了卜林反党集团的反党罪恶活动；第三辑是卜林集团分子们向人民低头认罪，交代的反党罪恶活动。

齐齐哈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

反卜林右派集團材料彙編

第一輯目錄

前 言
目 錄

◀ 特 載 ▶

- 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
……………——1957年8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 1 ）
-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各族人民最大利益……………
——國務院付總理烏蘭夫在民族工作座談會
上的發言摘要……………（ 9 ）

◀ 省、市各種會議的有關發言 ▶

- 駁斥右派反動言論，提高思想劃清界限……………
……………——政協市一屆三次會議昨日開幕（ 18 ）
- 金聖學（列席）在市政協一屆三次全體會議上的
發言……………（ 19 ）
- 鄂英壽（列席）在市政協一屆三次全體會議上的
發言……………（ 22 ）
- 政協齊市全體委員會勝利閉幕……………（ 25 ）
- 斥少數民族敗類右派分子卜林……………巴彥胡（ 28 ）

揭穿右派分子卜林的反党面目.....	茫 哈 (31)
誰反对党誰就是破坏少数民族的幸福生活.....	
.....——孟德寿、关春生 (35)	
曲貴庫代表的發言.....	(37)
王鳳林代表的發言 (摘要).....	(41)
白玉璋 (列席) 的發言.....	(44)

◀ 声 討 卜 林 ▶

徹底揭穿卜林的假面具，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民族中学全体师生集会声討卜林 (50)	
梅里斯达呼尔族区全体教師集会声討右派分子卜 林的反动言行.....	譚恩普 (52)
民族中学全体教師致書政协会議揭露卜林假借民 意向党進攻的真面目.....	民族中学全体教師 (53)
我們坚决和右派分子卜林划清界限維護真正民族 利益而奋斗.....	民族中学学生 (57)
揭露和批駁右派分子卜林反党言行.....	(58)
嫩江兩岸达族人民代表痛斥卜林反党集团.....	(61)

◀ 駁斥和批判卜林 ▶

党給了我辨明是非的武器，認清了右派分子卜林 的真面目.....	包鳳翔 (63)
不容許卜林誣蔑党.....	敖智賢 (64)
沒有共产党就沒有达族的幸福.....	單淑芳 (66)
寄語莽格吐社的人們.....	程 豁 (67)
我市梅里斯达呼尔族区少数民族教育事業發展巨 大.....	傅華、程豁 (70)

卜林为什么攻击党的少数民族教育政策·····	周宗魯、强义文 (71)
党和政府珍視达族的藝術遺產·····	楊蔭彭 (73)
卜林口口声声說“为了达族人民”實質是反党反 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团結·····	范景陽 (75)
鑿鑿有据达族并非無娘之子蜚蜚無凭卜林倒是挂 羊头·····	波 濤 (77)
揭露卜林警告卜林·····	郭 嵐 (79)
坚决向卜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進行斗争·····	范景陽 (81)
提防卜林的暗害陰謀·····	鄂文寬 (85)
卜林的發言是怎样捏造的? ·····	徐 琢 (86)
“兴安东省”原是人間地獄·····	
——訪在“兴安东省”生活过的人們·····	(89)
·····	傅華、程豁
斥卜林昧着良心誹謗·····	鄂 靜 (91)
清真女寺阿訇海偉超斥責卜林謬論·····	(93)
卜林在达族中干了些什么? ·····	鄂景福講、深谷記 (94)
达族干部有职有权——訪梅里斯达呼尔族区檢察 院檢察長鄂英寿同志·····	程 華 (96)

◀ 詩、雜 文 ▶

卜林御征令·····	蕭桂來 (99)
記一位达呼尔族農民的話·····	張瑞亭 (99)
卜林的“娘”·····	一 員 (100)

◀ 附 錄 ▶

卜林在省政协一屆三次全体會議上的發言·····	(101)
-------------------------	---------

特 載

進一步增強民族團結

——1957年8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

今天本報發表了民族事務委員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民族委員會在青島召開民族工作座談會的消息和國務院付總理、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烏蘭夫同志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的要點。我們想利用這個機會，對當前民族工作的情況和任務，貢獻一些意見。

八年來，黨和國家在民族工作方面的成就是偉大的。隨着全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偉大勝利，已經有85%以上的少數民族人口的地區基本上實現了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事業也有程度不同的發展，人民生活已經有了初步改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推行，已經獲得很好的效果，全國有占少數民族聚居人口總數90%的地區，已經建立了自治地方和自治機關，少數民族幹部已經由解放初期的一萬多人，增加到三十四萬多人，並且發展了四十多萬共產黨員和六十萬共青團員。民族關係已經大大改善，和解放初期比較，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民族隔閡已經大大減少，各民族間的團結和互助已經大大加強，從而使我們這個統一的各民族大家庭更加鞏固了。

現在，我國各民族正在處在一個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改造和大建設的時期，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各民族共同發展和繁榮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從根本上改變我國各民族在經濟上和文化上的落后面貌。社會主義是我國各族人民獲得徹底解放的唯一道路，也是各民族獲得繁榮和發展的唯一道路。只有堅決走

社会主义的路，才能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繁荣和发展。过去，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之所以走向衰弱，经济不发展，人口也在逐年减少，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近百年來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民族人民的侵略和國內反动統治階級对少数民族采取压迫、剝削政策的結果。他們的政策不是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和发展的政策，而是使各民族衰亡和削弱的政策。中國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反对民族压迫，主張民族平等，为达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而奋斗。中國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各民族繁荣和发展的政策，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各民族发展和繁荣的道路。任何一个民族要到社会主义，都必须经过社会改革（包括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因为只有经过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彻底解放生产力，才能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各民族在改革的时间上可以有先有后，在改革的步骤上可以有缓有急，在改革的具体方式上也应当根据各民族的情况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是改革却是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避免的。很难设想，不经过改革，可以在封建所有制、奴隶所有制以至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來。現在，我國的漢族地区和絕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都已經在生产資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沒有完成或者沒有开始实行社会改革。这些地区也将在今后若干年内，分別根据当地民族的不同情况，逐步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已經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資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地区，也还需要一个繼續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很难设想，在全國其他民族地区都已經进行了改革，只有某些民族地区可以永远不進行改革，可以永远处于落后状态。也很难设想，不经过一定时期艰苦、深入的工作就可以把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起來。有些人担心实行改革和改造的結果，“就会使民族沒有了”；这是一种过慮，也是一种誤解。很明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各民族的生产資料所有制和上層建築是改变了，但是民族仍然存在着，改变的只是那些旧有的不适合各民族向前发展进步的东西，而

建立起來的却是嶄新的社會。社會主義改造不但會消滅各民族，而且會使各民族空前地繁榮和發展起來。現在不是民族消滅問題，而是各民族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問題。

隨着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事業的向前發展，我國各民族之間經濟和文化的聯系將越來越密切，各民族之間的互相接近和互相影響也將越來越多。這種情況是不是可怕呢？應當認識，各民族之間的互相接近、互相影響的加強，這是我國革命勝利和建設事業發展的結果，是社會向前發展中的必然趨勢。只要社會在繼續向前發展，各民族自己也在不斷地向前進步，那麼各民族之間的互相接近和互相影響，以及互相接受彼此的優良歷史文化傳統和先進經驗的可能性也會愈來愈大，民族之間的共同的东西，就會愈來愈多，民族之間的差別也就會愈來愈少，愈來愈小一些。這絲毫沒有什麼可怕，而正是各民族發展進步所要求的可喜現象。

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中，我們最需要的是什麼呢？是不斷地鞏固祖國的統一和增強民族的團結。毛主席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說：“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我國各民族團結在一個統一的大家庭里，這是歷史發展的自然結果。因此，我們有各種有利的條件來不斷地增強民族的團結、友好關係。

第一，我國各少數民族人民同漢族人民在長期以來是有共同命運的。在解放以前，少數民族人民不但在國內同漢族人民一道受着漢族反動統治者的壓迫，對外也同漢族人民一道受着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解放以後，我們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消滅了國內的民族壓迫制度。但是，帝國主義對我國各族人民侵略的威脅仍然存在。直到現在，美帝國主義仍然霸占着我國的台灣，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還在利用一切機會妄圖分裂和破壞我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

團結。

第二，我國人口有六億，土地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在全國人口中，少數民族雖然占總人口的6%，並且政治、經濟和文化上一般也比較漢族要不發展一些，但是居住地區面積廣大，約占我國總面積的50%—60%，並且資源豐富，工農牧業的發展潛力很大，在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占有重要地位。漢族的居住地區雖然只占全國總面積的40%—50%，但是漢族的人口眾多，政治、經濟、文化也比較發展，在我們的國家生活中處於主導地位。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只有親密團結，互相支持，互助合作，取長補短，才能把我國建設成爲一個各民族共同發展、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強國。

第三，我國各民族的分布情況互相交插，大多數少數民族和漢族雜居在一起，各少數民族也多是互相交錯居住的。許多少數民族都是大分散，小集中，完全是某一個民族聚居的地方很少。例如新疆這樣少數民族比較集中居住的地方，也有十三種有一定聚居區的民族。

第四，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我們各民族之間發展了經濟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就是在歷史上反動統治實行民族壓迫的年代里，這種經濟上的聯系和文化上的交流也仍然得到了發展。特別是在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運動，更把我國各民族人民的命運聯系在一起，形成爲一種密切不可分離的聯系。上述這些情況，使我國各民族完全有必要和可能生活在一個統一的解放了的祖國大家庭內，在平等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由於漢族的發展水平一般走在各少數民族的前面，並且在歷史上漢族的統治階級，曾經長期統治和壓迫過少數民族，致使有些少數民族被擠到自然條件很差的地區，使他們的發展受到了很大限制。這種情況，就使我們在全國解放以後，實行民族平等政策的時候必須加以照顧，就使漢族更有責任對少數民族採取主動團結和積極幫助的態度。幫助少數民族發展，是漢族人民不可推卸的光榮的

义务。少数民族对这种帮助应当采取欢迎态度。

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結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增强我国的民族团結，建設我国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就必须繼續貫徹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充分保证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聚居的少数民族自治权利。几年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經驗証明，民族的区域自治是完全適合我国各民族的歷史發展和当前情况的，是最有利于实行各民族間的团結互助，發展各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內蒙古自治区、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和其他許多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工、農、牧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人民生活顯著改善的事实，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优越性。現在，人們都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实行区域自治的好处。

今后在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方面的主要問題是：充分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真正作到少数民族人民在各民族自治地方自己“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內部地方性的事务；同时，帮助那些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但是还没有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繼續建立起自治地方。

正确認識和处理祖國的統一領導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是貫徹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个極為重要的問題。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实行的，祖國的統一是在民族平等团結的基础上实现的，只有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內，在中央和有关上級國家机关的統一領導之下，才能保证各民族按照憲法所規定的軌道向前發展，才能使各民族的局部利益、当前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長远利益适当地結合起來。只有尊重和保障各族自治县的自治权利，照顧了各民族的特殊利益和要求，才能充分發揮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積極性。可見統一和自治的关系是相輔相成的。不適当地強調那一方面都是不对的。目前主要的問題是，有些上級國家机关和漢族干部对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尊重不够，往往过分強調統一的一面，忽視自治的一面。有些漢族干部

在工作中对少数民族干部的职权尊重不够，遇事同他們协商不够，包办代替的現象在有些地方还相当嚴重。这些情况必須加以糾正。但是，在有些少数民族中存在的过分強調自治地方的特殊，忽視國家的統一領導的現象，也是錯誤的，有害的，也必須加以糾正。

自治机关的民族化是实现各自治地方自治权利的根本問題。民族化的主要内容是运用民族形式，使用民族語文，任用民族干部，其中最重要的是任用当地民族干部。为了实现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应当大力培养当地民族干部参加各种工作，使他們能够担負更多的責任。根据已有經驗，自治机关的干部民族化，必須从各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出發，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应当以既能保証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充分行使自治权利，又能保証境内其他民族的平等权利，便于联系群众，推行当地各項工作为原则。除了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干部以外，应当配备适当数量的漢族和其他民族的干部。在那些漢族占多数的自治地方，机关干部民族化的程度不宜过高，过高的对当地民族的团結和自治地方的發展都是不利的。派往自治地方工作的漢族干部，应当繼續坚持“少而精”的原则。至于各自治机关干部民族化的速度，則主要取决于当地民族干部成長的情况，需要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

貫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進一步巩固和建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关键，在于加强党在民族問題方面的領導，坚决反对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忽視各民族間的平等团結和互助合作的重要性，不以民族平等团結、互助合作的原则來对待和处理祖國大家庭中各民族間的各种問題。大漢族主义的主要表現是：忽視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視少数民族在祖國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忽視少数民族特点和不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和需要。地方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現是：忽視各民族团結在祖國大家庭中的重要性；过分強調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視國家的整体利益；故步自封，忽視漢族帮助的重要意义。大漢族主义和

地方民族主义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在民族問題上的表現，都不利于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不利于祖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不利于各民族的繁榮和發展。幾年來，我們大力地反对了大漢族主义，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为搞好國內民族关系的關鍵在于克服大漢族主义，今后仍然必須堅持地这样去做。但是，这决不是說，对地方民族主义就可以放松警惕，不進行教育，不加以批判，不以嚴肅态度去加以防止和克服。現在，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在部分地方都还嚴重地存在着，在某些地区，近一、兩年來，并且还有一定程度的滋長。如果不堅決地加以克服，任其發展下去，就势必会妨害我國的民族團結，影响我國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很明顯，如果在漢族中还有大漢族主义的錯誤态度，并且讓它繼續發展下去，民族歧視的錯誤就一定会發生；另一方面，如果在少数民族中还有地方民族主义的錯誤态度，并且讓它繼續發展下去，就会產生民族分离的傾向。这两种傾向是互相对立的，并且是互相影响着的，是一种必須克服的人民內部的矛盾。怎样克服这种矛盾呢？就是要从民族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达到各民族的進一步團結。这个新的基礎是什么呢？就是建設統一的社会主义的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人民都必須在这个基礎上加强團結，反对各种民族主义傾向。少数民族如果离开了这个團結的基礎去反对大漢族主义，就会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民族分离現象；漢族如果离开这个團結的基礎去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会自覺或不自覺地產生民族歧視現象。

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都有它產生的歷史的、社会的和經濟的根源，不能簡單地、不加分析地去加以反对，也不是开几次会、做几个報告就可以完全反掉了的。必須实事求是地進行分析、研究，并且需要經過長期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在反对民族主义傾向的時候，必須分清是非，區別有这种錯誤的人和沒有这种錯誤的人，區別錯誤嚴重和錯誤輕微的，并且应当找出產生这种錯誤的主觀的和客觀的原因，提出克服这种錯誤的辦法，不能随便乱戴民

族主义的帽子。应当注意保护干部在工作中的積極性。批評必須从團結的愿望出發，以有利于團結为原則。漢族的干部和人民，应当注意多批評大漢族主义傾向，多批評民族歧視的錯誤；少數民族的干部和人民，应当多批評地方民族主义傾向。每一方面都多批評自己，尊重对方，就可以推动对方的覺悟，这样就有利于團結。

对各族干部和人民^{容易}必須經常地進行党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的教育，加强國際主义和愛國主义的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同時，必須定期地檢查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并且結合这种檢查，开展适当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只要大家的覺悟提高了，就会自觉地、經常地去注意防止和克服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傾向，進一步增强我國各族人民的偉大團結。

現在，全國人民正在开展反对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偉大斗争，这是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次斗争中，我國各族人民必須和右派分子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巩固和加强無產階級的領導权。我們相信，在中國共产党的領導下，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就一定能够把我國建設成为一个各民族共同繁荣和發展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國家。

不同社会發展階段的各民族正逐步改变为社会主义民族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 是各族人民最大利益

國務院付总理烏蘭夫在民族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摘要

國務院付总理兼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烏蘭夫5日在青島舉行的民族工作座談會上作了總結性的發言。

他的發言共分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這次座談會的估計。他說：這次會議對於民族關係和民族工作，有着重要的意義。代表們對民族工作提出的許多意見和批評，絕大多數是正確的，對於加強民族團結和改進民族工作是有利的，可作今後工作中的借鑒。但是也有一些意見很不適當，是需要加以分析和批判的。對於代表們提出的許多關於建立民族自治地方和發展經濟、文化的具體要求，我們應當鄭重對待，認真處理，務使條條有着落，件件有交代。

各民族要進入社会主义必須經過必要的社会改革

第二部分、關於社会主义革命中民族發展問題

他說，我國各民族人民正在堅定地向社会主义社會的偉大目標前進，正在經歷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各民族的情況也必然要發生深刻的、廣泛的變化。不僅要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生產方式等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而且要在其他有關的方面發生深刻的變化。這種變革的結果是把一切處於各個不同的社会發展階段的民族都逐步地改變成為社会主义民族。

各民族要進入社会主义，要發展成為社会主义民族，必須經過必要的社会改革，在這個問題上，是不能有絲毫動搖的。但是什麼

時候進行改革，怎樣進行改革？都由少數民族的 人民 及其 與人民有聯系的公眾領袖來決定，中央人民政府和漢族工作人員決不加強迫。同時無論在社會改革和其他一切工作中，都必須照顧少數民族的特點，防止不照顧特點的錯誤作法。關於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和政府的長期政策，將來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我們還是實行這個政策。

現在，我國絕大部分少數民族都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並進行了許多經濟、文化工作，從而在社會面貌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要使我國各民族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民族，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各方面的情況，也還會不斷地發生變化。

他說：現在發生了下面三種情況：

有一種人是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但是他們對於社會主義制度代替舊制度，對於新事物代替舊事物，暫時感到不習慣。這需要黨和國家向他們多方面進行工作，幫助他們逐步習慣下來。

第二種情況是有些人基本上也願意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懷疑很多、顧慮很多，擔心到了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的民族就可能不存在了。

對於這些人，應當說明這些顧慮是沒有根據的。進入社會主義不僅不消滅民族，相反地還要發展民族，把各民族都發展成為具有高度經濟、文化水平的社會主義民族。這個社會主義民族，保持和發揚本民族的優良傳統和習慣，只是改革了一切不利於社會主義、不利於本民族進步和發展的東西。民族中的這種變化是完全必要的，不可避免的。不如此，就到不了社會主義社會，就不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民族，也就擺脫不了貧困和落後的狀態。可見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民族不僅是存在的，而且還得到繁榮。

第三種情況是有些人對於社會主義制度和本民族中的改革、改造有着嚴重的抵觸情緒。其中有的人有這樣一種想法：到社會主義社會也可以，但最好我這個民族的一切，包括不利於社會主義和本

民族進步和發展的東西，都不要變。這實際上還是不要社會主義。在人民的社會主義巨流中，這樣的想法必然要遭到失敗。

烏蘭夫着重指出，我們正處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社會在大變革，民族也在發展和變化。對此，應當有正確和足夠的認識，以便站穩社會主義立場，努力促進一切有利於社會主義和各民族進步和發展的变化，否則就可能犯錯誤。

擁護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反對民族中反動的分立思想

第三部分、關於民族關係問題

烏蘭夫說，憲法規定：中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這條規定很重要。我國曾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壓迫，是從反殖民主義的鬥爭中、從民族獨立運動中發展成長起來的。因此全國各民族共同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乃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保衛自己所必需的。同時，我國少數民族人口雖然只占6%，但他們所居住的地區卻占全國總面積的60%左右，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區地大物博，這正需要各民族親密合作，互相幫助，以求得共同的進步和發展。這方面的情况，益加表明我國各民族共同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必要性。還應該看到，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中，我國各民族互相間又發展了經濟上的合作和文化上的交流，共同創造了我國的歷史和文化，這更表明我國各民族的共同建立統一的國家是有其悠久的歷史基礎的。

綜上所述，可見我國各民族共同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政策，乃是符合我國的實際情况和各民族人民的最大利益的。

對於這個根本性質的問題，我國各民族人民必須有正確的和足夠的認識。我們要時刻維護統一的祖國大家庭，堅決反對民族中任何反動的分立思想。

接着他又談到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的民族關係。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我國各民族已經結成了一個統一的民族大家

庭。这个大家庭的民族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兄弟关系。这种民族关系，和旧社会各民族間互相压迫、对立、歧视、排斥的民族关系完全不同。最近几年來，由于絕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勝利，我國各民族間的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兄弟关系已經大大的發展了；同時在合作社、工厂、学校、軍隊、國家机关、党的机关、团的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各民族成員之間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同志关系也大大發展了。在我們國家中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發展势必促進各民族成員間互相學習、互相影响。这对于我國各民族的發展和進步，对于民族团结的加强都是有利的。但是正因为这样，各民族成員間互相尊重風俗習慣、互相照顧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就成为需要普遍注意的事情了。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發展，也还势必帶來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研究和解决。

大多数漢族干部都是勤勤恳恳为少数民族服务的

接着，他着重談了漢族人員参加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和劳动的問題。

他說，國內各民族的团结和互相支援是共同建設社会主义祖國和促進各民族繁荣和發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漢族由于人口众多，居住集中，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走在各兄弟民族的前面，因此，他的帮助对于各兄弟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几年來，大多数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漢族干部都是勤勤恳恳地为少数民族人民服务，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進步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逐漸的作到了和少数民族人民呼吸相通，感情融洽，受到少数民族人民的信任和爱护。当然也有一些漢族干部在思想、作風上有毛病，应当克服或繼續克服。但是不应该把漢族干部中的缺点和錯誤加以擴大。

現在有些少数民族地方已開始進去了一些漢族工人和農民，对

当地經濟生活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在从內地招收工人和移民的工作中也不是沒有缺点的，甚至有的移民还有鬧事的，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很好地研究改進。但是不應該把移民工作中的缺点擴大，更不應該把个别的極少数移民中的違法行为錯誤地認為是整个漢族的事。

他又說，我們今后在調配漢族干部和其他工作人員時，仍然要根据“寧可少些，但要好些”的原則，只派必要的人去，不必要的派。移民也要經過很好的組織和充分的准备，必須很好地向他們進行民族政策及其他有关的教育，要求他們認真地尊重当地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

必須繼續教育少数民族正确对待漢族干部和移民

現在的問題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漢族干部和漢族移民究竟应当抱什么态度？应当是一欢迎，二帮助。为此，必須繼續在少数民族人民和干部中進行教育。使他們懂得漢族干部和漢族移民对当地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大意义和作用，懂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漢族干部和漢族移民。

現在有些少数民族的人員对漢族人員到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工作或劳动还存在着許多顧慮，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由于：（一）过去的反动統治階級的“移民垦荒”政策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中还存在着；（二）对今天祖國統一的民族大家庭中新的民族关系，对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發展的必要性，对漢族人員参加民族地方的工作和劳动的好处，还缺乏認識或認識不够；（三）狹隘的排外情緒。烏蘭夫說这些都是不利于民族团結和各民族的發展的。他特別指出：在統一的祖國大家庭中，狹隘的排外情緒是有很大的危害性。

他說，各民族間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隔閡不可能短期內消除，剝削階級的影响也会存在一个相当長的時期，國外的敌人和國內反革命分子以及右派分子还会進行破坏社会主义和民族团結的活动，而民族間先進和落后的区别也还不是短期內所能解决的。因之，民族关系問題不僅現在存在，而且还会存在一个很長的時期。所以我們

对于民族关系問題必須重視而不应有絲毫的忽視，应当不断地为加强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而努力。

充分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是貫徹民族区域自治的主要問題

第四部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問題

烏蘭夫說，我國建國八年以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成就，是極其巨大的，但并不是說我們在实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方面已經没有什么問題了。

第一、还有一些應該建立的自治地方尚未建立起來。廣西僮族自治区和寧夏回族自治区，在建立之前，还有許多具体的准备工作；西藏自治区的建立，需要更多的筹备；还有一些應該建立的自治地方，有的正在醞釀准备中間，有的还尚待筹划。

第二，大多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还没有充分实现，有的自治权利甚至基本上还未实现。現在就全國範圍來說，貫徹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充分实现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真正作到少数民族人民在民族自治地方当家作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总的說來，就是自治机关有权管理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那么各民族共同的國家事务同民族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間的界限應該如何划分？我們認為：关系到全國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問題和利益，必須由國家統一集中地去办理的，就是屬於全國性的共同事务，它包括國防、外交、糧食、鐵路、关税、銀行、邮电和中央直接經營的重大企業等。而另一些主要只关系到各民族自治地方局部的、特殊的問題和利益的事务，例如自治机关的行政工作，地方財政的管理，地方工、農、牧業等的建設，本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等，就是地方性的民族内部事务。具体地說，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了具有憲法所規定的一般地方國家机关的职权以外，它还有依法管理自治地方財政的权利，有依照國家軍事

制度組織地方公安部隊的權利，有依法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權利。除此以外，還有行政人士的管理權，經濟計劃、企業、事業的管理權，根據本民族和本地區的特點執行政策的權利等等，為要充分實現這些自治權利，需要制定一些有關的具體規定和法令，這方面的工作有的現在已着手進行，有的將要研究進行。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能否充分實現自治權利，除了國家必須有相當的規定和法令以外，關鍵還在於上級國家機關對他們行使自治權利是否尊重和幫助。現在，有些上級國家機關和部門，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尊重不夠，或者沒有採取措施去幫助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權利。這都是必須改正的。

烏蘭夫指出，自治機關民族化，是民族區域自治政策的核心問題。他說，逐步使各民族自治機關民族化，是我們堅定不移的方針。

民族化的中心環節是自治機關的幹部民族化。由於我國各民族自治地方內民族構成情況非常複雜，所以要定出一個統一適用的民族化的標準是不可能的。在幹部方面，民族化的主要標志，是自治機關幹部民族化，這是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對本民族地方性事務能夠真正當家作主的基本條件之一。當家作主，不一定是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人員在自治機關占多數。在許多情況下應該占多數，但在某些情況下，也可以不占多數。這是因為既要保障實行自治的民族行使自治權利，又要保障當地其他民族和漢族的政治權利，特別是在人民代表大會中更是如此。同時，實現民族化，需要有一個過程，在條件還不具備的地方，盲目地追求民族化，對本民族的人民是不利的。

烏蘭夫進而指出，我們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實現自治權利，實現民族化的目的只能有一個，那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是將來實現共產主義。因此，必須肯定，在民族區域自治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之後，在自治地方內，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國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已經對各民族自治

地方的建設給了很大幫助，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政府準備以更多一些的力量來支持和幫助各自治地方的建設。各民族自治地方，也應該根據本地方的特點和主觀客觀各方面的條件，制定經濟、文化建設的長遠規劃，並逐步地去實現。但是任何不顧客觀上可能和經濟上合理原則的過急過高的要求都必須防止。

烏蘭夫又說，和充分實現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權利的同時，還必須注意保障雜居的和散居的少數民族人民的民族平等權利。

加強黨的領導是民族地區一切工作成敗的關鍵

第五部分、關於加強黨的領導問題

烏蘭夫特別強調，少數民族地區一切工作的成敗，關鍵在於黨的領導。過去幾年中，少數民族地區所以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就是黨和毛主席正確領導的結果。

現在黨在少數民族中已經發展了四十多萬共產黨員和六十萬青團員，其中黨員幹部有八萬多人，絕大部分少數民族地區都已經有了黨、團的基層組織。這些黨員和團員同漢族黨員和團員親密團結在當地黨組織的統一領導之下，努力工作，在各方面都起了積極的作用。其中有許多並且進步很快，已經成為當地黨的領導骨幹。

但是，現有的少數民族黨員和幹部，無論在數量方面和思想水平方面，都還不能完全適應黨在少數民族地區各項工作發展的要求，在思想作風上還存在着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在民族關係問題上也還有不少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表現出一些民族主義的思想情緒，其中有的人民族主義的思想並且很嚴重，這種情況的存在是與當前的形勢和任務不適應的。因此，必須加強黨在少數民族地區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領導工作，加強黨對各族人民和幹部的政治思想工作。

他說，所有黨員都應當參加此次全黨的整風運動，認真地檢查在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改正工作中的各種缺

点和錯誤，批判資產階級民族主义傾向，并且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嚴格划清界限。

烏蘭夫接着指出，右派分子在漢族中間有，在少數民族中間也有，在黨外有，在黨內也有。對於這些人的言行，我們應當密切地加以注意。雖然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不能與漢族地區一樣採取運動形式來開展對右派分子的鬥爭，但是必須在各族人民中特別在他們的知識分子中進行教育，借以提高群眾覺悟，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鞏固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在民族問題上的領導權。

烏蘭夫還指出，政治思想工作，黨的宣傳工作，是作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因此今後必須進一步加強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民族政策的宣傳教育工作，普遍深入地進行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思想教育。並且要加強關於少數民族歷史和現實情況的調查研究，加強關於少數民族文字書報的翻譯出版工作，以便進一步提高幹部和群眾的政治思想水平。

烏蘭夫最後說，我們正處在一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情況變化很快，新的情況和問題不斷出現在我們面前，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出來，特別是在民族問題上情況更複雜，我們對許多事情還缺乏經驗，缺乏知識，因此就必須在新的事物面前注意虛心學習，積累和總結經驗，以便在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不斷改造我們的主觀認識，使我們的思想更符合客觀實際。我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之下，只要我們虛心學習，努力工作，戒驕戒躁，貫徹增產節約，就一定可以做好少數民族地區的各项工作，完成黨和國家在民族問題方面的任務。

（原載1957年8月24日“人民日報”）

省、市各种會議的有关發言

駁斥右派反动言論，提高思想划清界限

政协市一屆三次會議昨日開幕

鄂英寿、金聖学列举事实批判卜林的錯誤言論

政协黑龍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一屆三次全体委員會，于昨日在市人委礼堂開幕。

政协付主席鄭祖志在宣布开会時，着重強調这次會議要展开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的批判和斗争。

会上政协省委員會委員、政协市委員會付秘書長賀福权傳達了省一屆三次全体會議的精神。介紹了政协省委員會开会当中，委員之間大鳴大放的不同論点和斗争的情况。他說，这次政协省委員全体會議不論大会小会，都貫徹了大鳴大放的精神，与会委員都毫無顧忌地各抒己見，真正做到了人尽其言，言尽其意。絕大多数委員都誠懇地善意地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批評和意見。希望我們这次会也能这样大鳴大放斗争。之后，大会分組學習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

下午，分組進行討論。許多委員对党和政协工作提出了批評和建議。在小組討論中，政协省委員會委員卜林关于他在省政协會議上的發言（詳見黑龍江日報六月十二日三版）問題作了說明。他說那次發言是不慎重的，反映了落后群众的意見。他說：“关于干部問題，群众感到干部少，要直接談就好了，我就沒有直接提。跟着个别的意見跑了。这我負責。我本人沒有趁党整風机会攻击党，反对党。當時想，帮助党整風，大鳴大放的時候，不应多提成績就多提

了缺点。根据大鳴大放精神，希望同志們批評我。”列席达呼尔族鄂英寿、朝鮮族金聖学在小组会上都用具体事实，批判了卜林在政协省委员会議上的發言。鄂英寿說：“少数民族要求自治是應該的，据了解，基本群众还不太清楚其內容。最近我到杜尔門沁，群众讓我解釋什么是自治州、縣。可見基本群众並沒有这种要求。杜尔門沁郭長清老鄉講，誰說生活沒有提高？我穿的衣服現在就有好几件。有的老年人講，过去几个人盖一床被，現在一人一床。总的說，几年來，达呼尔族在党的領導下，政治地位有了提高，达呼尔族代表可以上台提意見，也有自己民族学生上学的学校，民族关系更加密切，与旧社会比确是大大不同了。現在达呼尔族干部，有的当了区長，有的是科、股級干部。教員更多。这是党培养民族干部的結果。这些事实說明，达呼尔族当家作主了，生活提高了。只是对那些斗倒的地主來說，才是沒有地位，生活沒提高。”金聖学發言說：“卜林說的达呼尔族变为無娘之子的話，是帶有鼓动性的。他認為对民族中学照顧的不好，事实他們比我們学校（朝中）强的多。民族师范老师說他們宿舍最坏，实际上有暖气，比三中好。流感時，民族中学使用了一千多元醫療費。別的学校只花六十元到一百。僅从这几点來看，就說明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是充分照顧的，卜林的發言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會議予定开四天，今天將繼續举行小组討論会。

市政协一屆三次全体會議上的發言

金聖学(列席)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民族朋友們：

我这次参加市政协會議，感到十分高兴。我們國家是一个多民族，史無前例空前統一偉大的國家，是一个各民族友爱、和睦的大家庭。我國各民族正在党和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英明領導和光輝的政

策照耀下幸福的生活着。而且各民族團結一致，为了要实现我們最高理想——共產主义而奋斗。大家都知道当前我們朝鮮族同其它民族一样，在物質、文化和政治生活上，有了顯著提高。而且我們由被奴役地位，变成了國家的主人翁，因此，我們朝鮮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都热爱可爱的中國共產党，热爱我們的領袖毛主席。

但是，当前占極少数的右派分子，却利用帮助党整風的机会，挂上代表民族益利的牌子，歪曲事实，擴大党在民族政策执行中的某些缺点，來抹殺工作中的偉大成就。散布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論，煽动群众，企圖破坏党和群众关系。从而为达到个人的政治投机。因此，我們各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英明領導下，更加團結一致，提高警惕，划清界限，識破我們民族中間右派分子的政治陰謀。擦亮我們的眼睛，向右派分子給予無情的猛烈反击。現在我僅就当前民族之間的主要矛盾和一些干部中的錯誤謬論發表一些意見。

当前民族間的基本矛盾是：大漢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矛盾。我認为这两个矛盾是相对的，都不能忽視，这两个矛盾都不利于民族團結，但从我們角度來看，首先要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我感到当前地方民族主义最突出表現是一些民族干部中間的錯誤謬論。

第一、过分強調本民族利益，特殊化的傾向是当前各少数民族当中普遍存在的，他們只顧本民族利益，而不顧兄弟民族利益。比如：升学、就学問題上、文化教育發展上，民族生活的照顧，都有程度不同的特殊化傾向。当然，少数民族經濟、文化、落后需要照顧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忘掉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則的民族政策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可是我們少数民族比漢族享受多方面照顧，但有些人还不滿意，这是什么思想呢？如：卜林在省政协会議發言中說：“少数民族教育事業發展不够迅速，少数民族教師質量不高，少数民族学生因学資發生困难大批退学問題沒得到糾正”，这个論点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从我校發展來看，朝中是1948年建立的，那時学生有30——40名，每年逐步增加，現在已增加有340

名。現在高小畢業生 60—70%是可以升初中的。小學適合兒童有 90%是可以得到學習的。民族中學又怎樣呢？1950 年學生還不足 300 名的初級師範，但，現在呢？共有 800 名，新學期將近 1,000 名學生。高小畢業投考初中學生 70—80% 可以升入初中，而且民族中學現在已有了中師班、高中班，成了完全中學。但，漢族中學怎樣呢？高小畢業生有 30—40% 才能升入初中。請問卜林先生這些事實你不知道嗎？難道還是少數民族中學發展不快嗎？卜林先生你好好想一想，在學校經費和設備方面，你說對少數民族學校照顧不夠，我們民族中學除和漢族中學一樣比率來享受經費外，還領大批的少數民族教育費，這些事實你都否認嗎？我們強調本民族特殊化是不對的，必須從六億人民利益出發是對的。

第二、卜林先生你站在哪個立場，怎樣對待黨的政策呢？你所說的群眾反映是指那一部分群眾啊？你說：“達族普遍的反映這個區掛民族牌子，不干民族事，掛羊頭賣狗肉”，真正有這樣事實嗎？這是你歪曲黨的政策，你還說：“不建立達呼爾族衙門，我們在漢族中間活不了啦，臥牛吐達呼爾自治區朝氣頂天，真是達呼爾族天下，梅里斯區死氣沉沉，達呼爾族變為無娘之子”，那麼我們朝鮮族一些老鄉都住在達族區，但他們在達族，漢族中生活的很好很滿意黨的政策，這又怎麼解釋呢？

請問卜林你說的達族天下是不是象儲安平的黨天下與他有那些本質區別？你還說：“民族幹部說了不算，辦事不能做主，非得漢族幹部下令有效”那麼你在學校工作中，你是否說了算？這都是你自己侮蔑民族幹部，我很不滿意你的提法，你是站在另一個立場顛倒是非，你的言行是起破壞作用，也就是破壞各族人民，破壞黨和群眾關係，起了放火作用、離間作用，給反革命分子撐腰作用，請卜林先生很好想一想你站在什麼立場說話，請你嚴肅認真檢查自己吧！最後，我再一次建議，我們各族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更加團結一致，提高警惕，劃清界綫，識破我們民族中的右派分子，擦亮眼睛向右派分子給予猛烈無情的打擊，從而維護

我們各民族利益，維護我們偉大、正确、光荣的共產党，使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建設成为我們最高的理想——共產主义而奋斗！

市政协一屆三次全体會議上的發言

鄂英寿(列席)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志：

我参加这个大会十分高兴，特别是通过學習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講話和周总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对我教育很大。使我明确了敌我界綫和是非界綫。现在我借此机会將达呼尔族的生產生活情况，向大会作一彙报。并对卜林言論發表个人認識，如有不当之处請批評。

我們达呼尔族人民在旧社会是被統治、压迫，过着貧困落后的日子，人們是处于吃不飽、穿不暖的状态。解放后在共產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各族人民的團結互助，特别是在漢族人民的帮助下以及达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和不懈的斗争，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統治压迫。結束了被統治、被压迫的歷史。过着当家做主、人才兩旺、丰衣足食的新生活。正在建立民族平等親密團結、互相帮助共同發展的民族关系。特别是毛主席关于合作化問題报告后，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現在98%的農戶参加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于合作化使达族人民經濟、文化已有了巨大的發展。粮食產量比解放前增長一倍多。大、小牲畜头数增長二倍。过去几乎没有本民族的学校，現已增長十倍。学生总数增長就更多了。文化、藝術事業已有發展，醫療機構也有了空前的增加，也有了本民族医务人材，人民購買力提高無法比拟，达族人口也停止下降，而逐年上升。几千年來反动統治階級所造成的給达族貧困落后状态一去不复返了。我們达族人民回憶过去災難，貧困，落后生活的時候，展望將來美好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應該感謝共產党，感謝各族人民領

袖毛主席。

但是，卜林說：达族人民沒有当家做主，成了無娘之子更重要的說：“达族人民活不下去！”这是事实嗎？我認为沒当家做主的是已被打倒的統治階級，已不能繼續統治和压迫人民了。当然也沒有他們地位，更談不到什么当家做主。如果他們要当家做主，人民就回到被統治、压迫、貧困、落后的地步了。从事实來說明：我們达族已經当家做主了，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會中，有达族相当名額的代表和委員，并有很多民族干部参加管理本民族事务。不僅有一般干部、并且有相当的負責干部，特別是郊区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在培养和提拔达族干部做了很多努力。如：目前郊区有达族付区長2名、檢察長1名、付院長1名、部、科長5名，其它党、群行政干部10多名，在民族鄉都有达族的鄉長和鄉委書記，他們联系了本民族的群众，为建設社会主义而工作着。

由于貫徹了党的偉大民族政策，各族人民覺悟都有了提高，改变了旧時代的民族間互相仇視，互不團結的現象，現在正在建立和發展着民族平等、親密團結互相幫助新的民族关系。如：雅尔塞農業社支書劳动模范关士成（漢族）經常向达族群众傳授農業技術和交流工作經驗。崗阿農業社支書肖恩惠（漢族）經常到紅火農業社（达族）傳授和教給培植蔬菜的技術，并派一名內行技術人才幫助指導，并無賃价的送給很多苗秧棵，因而达呼尔族群众說：“只有共產党領導下，我們民族之間才能互相幫助”。因此，达族支書吳新保主动找漢族干部研究工作，互相交流經驗，这样例子很多，不一一例举。从此，說明了达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主，各族人民是互相團結，这怎能說：“达族在漢族中間活不下去了呢？”

又如：農業合作化，由于生產关系的改变和生產力的提高，顯示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粮食產量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大丰收。如：谷子打八石、高粮打九石、苞米打十石、稷子打七石、稻子十五石的高額產量。每个劳动日收入1—1.5元，还出現了劳动模范人物。其次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全市动员一千多民工修建了莽格吐水

壩，因而將十年九澇的莽格吐村改變了原有的面貌，達族群眾說：“多少年來災難在黨和政府的幫助下才能解決”並以送好公糧和超額完成公糧任務的實際行動感謝黨對達族的關懷。

特別是達族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關懷下，創造了達呼爾族文字，這對發展本民族經濟、文化事業將會起到巨大作用。醫療衛生事業，現在達族聚居的各鄉、社都設立了衛生所，並有了本民族大夫，因而嬰兒死亡率從過去60%下降到1.8%。如：鞍子匠村有一名婦女難產時，由省主席專用小汽車把他接到省醫院。使該婦女安全生產而感動他們夫婦說：“我們一定扶養孩子，長大將來為祖國、為人民服務感謝政府的關懷”，由於衛生事業的發展同時也解除了群眾的迷信思想。此外郊區還安裝了電話和廣播，這就是我們達族人民在黨和毛主席領導下過的幸福生活。而卜林卻說成“掛羊頭賣狗肉”“不建立達族衙門就活不下去啦”，這純粹是卜林以“自治”為招牌來歪曲事實的謊言和謬論。

這些謊言和謬論，會引起有覺悟的廣大達族人民反對的。我們應該對不利於黨和民族團結的言論加以批判。使達族人民永遠跟着共產黨走，才能徹底永遠擺脫貧困、落后的命運，走向美好幸福的將來。當然在郊區工作上，也還有缺點，如有的工作缺少調查研究，沒能根據民族工作特點和地區情況，加以貫徹而形成了生搬硬套，以及在民族政策的貫徹執行上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尊重，特別是有關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一致性的教育等問題上，還很不够，今後應加強這方面教育。最後祝大會成功！

辨明大是大非，駁倒右派謬論

政协齐市全体委员会會議勝利閉幕

會議通過決議，号召我市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人士，站穩立場，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積極參加反右派的政治斗争，直至獲得全部勝利為止。

歷時六天的政协齐齐哈尔市第一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會議，在揭發批判卜林等右派分子的錯誤言行的斗争初步獲勝后，于七月四日下午五時半閉幕。

會議第一天，政协付秘書長賀福泉傳達了政协省一屆三次委员会會議的精神，全体委員和列席人士學習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演。毛主席的講演給了与会人員以思想武器。在進行小組討論和大会發言期間，大家除对政府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和建設性意見外，注意的中心自然地轉向了对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進行斗争。

會議期間，到会的絕大多數委員和列席人士，用具体事实和親身體驗，嚴厉地駁斥了章伯鈞、罗隆基、章乃器、葛佩琦等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并且較为集中地对本市的右派分子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團結的反動言行，進行了揭發和批判，对于某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撤消公方代表不等于不接受改造”“不承認資產階級有兩面性”，以及天主教中的敌我不分的錯誤論調，展开了辯論和批評。

會議对于右派分子的斗争取得了良好的收效。許多与会委員和列席人士深深感到在这一斗争中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和思想鍛鍊，明确了如何辨明大是大非，站穩自己的立場。

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民族團結的右派分子卜林，在會議內

外揭發出來的大量無可辯駁的鉄的事实面前，并在大家的敦促和嚴厲的公正的批判下，也不得不在大會作了兩次檢查，在第一次檢查時，他支吾搪塞地說：我有反動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第二次檢查時才勉強承認自己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但是根本沒有去檢查交待他的反動的陰謀活動和其思想實質。經過對於右派分子的鬥爭，某些持有右傾思想的人也开始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並作了初步的檢查。如譚功臣在大會上檢討說：我這種右派思想是受了章乃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謬論的影響，因之模糊了敵我界限，失掉了立場，所以提出要撤銷公方代表，不承認資產階級還有兩面性；美文經在會上也作了檢查。但他們的檢查還是很不深刻的，特別是美文經把自己錯誤的責任推向客觀。因此人們感到他們的檢討缺乏誠意。但他們已表示今後再深刻的檢查，劃清界限，明確立場，糾正自己的錯誤，積極參加反右派分子的鬥爭。

至此，這次會議做為全市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錯誤言行的鬥爭的前奏，獲得了初步的勝利。但是到會委員們一致認為右派分子還沒有繳械投降，具有右派思想的人們還沒有都認識並批判自己的錯誤，因此，反對右派分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行的鬥爭，必須繼續堅持地進行下去，直到取得完全的勝利為止。

會議最後一天，在大會發言之後，政協齊市委員會主席李治文同志作了總結發言。他認為這次會議是成功的，收效也很大。會議貫徹了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精神，體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精神；不僅對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謬論進行了批判，也對右派思想進行了批判。絕大多數委員和到會的同志由於學習了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和周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提高了認識，提高了階級鬥爭的警惕性，認清了這次反右派鬥爭是極為重要的政治鬥爭，是資產階級思想與工人階級思想的鬥爭，開始明確了立場，劃清了界限，能辨別香花和毒草了。但是也還有部分人雖然是措詞溫和，語態謙遜，但是骨子裡却是反對黨的，反對社會主義建

設的，可是久經鍛煉的群眾是會區別出來的。

他說，我們應向右派分子指出：唯一的出路是改邪歸正，懸崖勒馬。我們是開着大門，歡迎這些人改邪歸正。當然也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繼續胡鬧下去。何去何從，主要是靠自己選擇。至於有右派思想的人，他們應該檢查認識錯誤，卸掉包袱。為此要很好的學習和掌握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報告的精神，認清右派分子的野心和陰謀，積極向右派分子進行堅決徹底的鬥爭，為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鞏固和加強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維護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而努力。

李治文同志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了扼要說明後指出：現在有人說收了，這是不對的，我們要繼續大鳴大放，永遠地放。但是不能獨家自放，要百花齊放。要正確貫徹黨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任何違背這一方針的言行都是錯誤的。

會議最後，全體委員和列席人士一致通過了大會決議。決議強調共產黨是統一戰線的領導核心，社會主義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因此，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工作，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向社會主義前進。也只有這樣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揮統一戰線的作用，更好地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任務。為配合全國反右派的鬥爭，為繼續批判右派分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和破壞各族人民團結的言論和行為。

決議号召：我市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人士，進一步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题」的報告，以此為思想武器，正確理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站穩立場，明辨是非，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積極參加反右派的政治鬥爭。

（摘自1957年7月5日“齊齊哈爾日報”）

斥少数民族败类右派分子卜林

省一屆六次人民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肇源縣縣長 巴彥胡

我們黑龍江省的各項事業和全國一樣，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幾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變化。不僅取得了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巨大成就，也勝利的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歷史任務，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借幫助黨整風為名，向我們黨，向社會主義大舉猖狂進攻，企圖推翻黨的領導，推翻社會主義，使資本主義復辟。少數民族中以卜林為首的右派分子也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污蔑黨的民族政策，挑撥中傷民族團結。他們有眼不識泰山，惡意歪曲，心懷叵測的誇大工作缺點，同各地右派分子前後呼應。

他們說什麼“共產黨掛羊頭賣狗肉”、“少數民族當家，漢人作主”、“區域自治是形式主義”、“少數民族活不了啦”、“現在不如偽滿了”、“少數民族是無娘之子”等等，一系列極其荒謬的反動言論。各少數民族對這些反動的謬論，表示極大的憤怒，並且要徹底粉碎右派分子的胡說八道。

各族人民非常清楚的知道，只有共產黨是我們真正的領導者和導師，各族人民從心眼里誠心誠意的永遠愛護黨和毛主席，這種堅如鋼鐵的感情是任何花言巧語所不能損傷的。

我們肇源縣也是少數民族共居的地區，除漢族外，有蒙古、朝鮮、滿族、回族、錫伯族等一萬一千人，占全縣人口的百分之四點六，集居或散居在全縣各地。一回憶起過去舊社會的歷史來，各族勞動人民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談起這些，莫不酸淚橫流。

今天呢？各族人民在祖國歡樂的大家庭里過着豐衣足食的生活，拔掉了窮根，永遠擺脫階級剝削和貧困，真正走上了民主幸福的新生活。在回憶過去，對比現在，展望將來的美好遠景時，一致滿懷信心，歡欣鼓舞的按照黨和毛主席所指給的道路——社會主義

的康庄大道上奮勇前進着。

就拿超等蒙族鄉的超等農業社來說，由于过去生產力低，農業技術水平差，每公頃土地只打二至三石糧食，加上处在小農經濟狀態中，常遇自然災害的侵襲，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水平不高，這也是不難理解的。經過幾年來黨所領導的互助合作運動和吸收了漢族同胞的先進生產經驗，尤其高級合作社的建成，他們的生產和生活大大的改觀了。正象他們自己所說的：合作化以後，我們“越干越心勝，越干越團結，步步走的上坡路，年年生活有提高”。現在該社的土地比1949年增加了一倍半，新房蓋了二百五十五間，每公頃地單位產量比1949年提高兩倍，牛馬增長了三倍。善騎的人都有獵馬，善歌喜舞的參加了業餘劇團，有炒米吃，有牛奶喝，在這個社又建立了小型乳品廠，更刺激了牲畜的繁殖和增加副業收入。全社一百五十七戶中，有一百四十二戶（百分之九十強）過着富裕的生活，其餘十五戶也過着吃够穿的生活。他們提起過去的生活說：到夏天，“反穿皮襖毛朝外”，到冬天，“小孩都是光腚虫”，現在呢？是“背心褲又單衣外，棉襖、秋衣、皮帽、大衣，大人小孩有鋪蓋”。再如朝鮮族的紅旗社，去年每個勞動日分紅四元五角，所以他們的生活也有了更好的改善。

从少数民族的政治文化生活方面來說：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建立了民族鄉。全縣的各級政權機關中，均有適當名額的少数民族代表參加。現在有全國、省、縣、鄉（鎮）的各級人民代表共一百五十三人（占全縣少数民族人口的百分之一點四）。少数民族干部（不包括合作社的脫離干部及已調出的大批干部）从縣到鄉，从黨、政、軍機關到經濟文化部門，共有二百一十余名。凡是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为照顧少数民族的方便，無論經濟、文化、教育、衛生、商叶供銷等部門都配有少数民族的干部和职工。也相应的設有小学、衛生所、保健站、圖書室、有綫廣播、業餘劇團等，在这些工作方面也尽力照顧少数民族的語言風俗習慣，因此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健康水平均有很大的提高，疾病死亡率大大下降。如

蒙族的郝發才說：“我過去連天大的字也不識一個，現在兒子上高中，姑娘也進了中學，我也識不少字了。”少數民族的文體活動也有了很大發展。各族人民都是勤勞勇敢的，也都是喜歌善舞的，根據少數民族的習慣和愛好，歷年都舉行少數民族形式的文藝比賽會演和“那達慕”體育活動，這不僅是少數民族的青年所愛好，就是年過六旬的老人（男、女）也都積極的參加。這不僅豐富和交流了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大大的加強和鼓舞了民族團結與生產熱情。

右派分子卜林之流，背叛着這種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族情感，代表着那些少數腐朽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民族情感，丑化和敵視社會主義的新的民族關係，不顧本民族與各兄弟民族的共同利益，真正利益，恬不知耻的要自己的民族放在他們的賭注上，簡直是民族的敗類和罪魁。少數民族已經覺悟了，絕不能與你們一道去做“兒戲”，因為早把道路選擇好了，我們深深的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來之不易的。少數民族經過黨的長期教育和在生活鬥爭中的長期鍛煉，認識了是非，知道了什麼是真理，決不能允許卜林之流胡作非為，把今天的新民族拉出社會主義軌道。

右派分子卜林之流，當他們的無恥野心不得逞時，在群眾中煽動破壞離開少數民族幹部和少數民族群眾的關係，說我們某些黨的負責幹部是大漢族主義者，大騙子手；說少數民族的黨員幹部是民族叛徒，大漢族主義的忠實走狗，機會主義者，沒有民族情感，失去了民族熱血。好大的帽子舖，給我們這些同志判處了这么多的罪狀。那麼我們就請廣大人民群眾來給我們評判吧！

我們必須指出：右派分子辱罵我們的黨員幹部，絕不是出出氣而已，他們的陰謀詭計是，想利用我們某些幹部的單純民族感情把他們拉過去，給他們扣上罪狀，向他們施加壓力，甚至採取無情打擊。這種手段是極端陰險的。我們經過長期的學習鬥爭鍛煉，和經過了實際生活的考驗，已經開始認識到，如果不把少數民族的局部利益與國家的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民族利益和階級利益結合起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結合起來，將不可能真正的使少數民族的

經濟文化得到繁榮和發展。從全國的少數民族人口來說：只占全國百分之六左右，而且分散居住在祖國的各地，這種情況是由政治、經濟等許多悠久歷史原因形成的。我們省的少數民族也是分散居住在全省各地。科學在不斷的發展，人類也在不斷進步，歷史也在前進，各族人民為了追求生活的美好和進步，互相學習和吸收着先進的生產鬥爭經驗和生活知識，這是自然的，這也是客觀事物的必然規律。右派分子利用某些人的地方民族主義情感，借反對大漢族主義為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反對大漢族主義與地方民族主義都是我們提出的，這也是我們黨一直所反對的。過去的歷史上，少數民族的經濟文化是不繁榮的，勞動人民沒有當家作主，今天各兄弟民族都有了新的進步，都當了國家的主人。這個新的歷史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創造的，因此各族人民堅決跟着共產黨走，把共產黨比作魚、水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任何力量拆不散、打不斷的骨肉關係，各族人民將永遠跟着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揭穿右派分子卜林的反黨面目

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呼爾族區副區長 茫 哈

卜林在省政協第一屆三次會議上對黨的民族政策和黨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進行了惡毒攻擊。

卜林說：目前在齊市的達呼爾族區，是不能滿足達呼爾族人民的日益迫切的要求……，達呼爾族群眾普遍反映，現在的齊齊哈爾市梅里斯達呼爾族區是死氣沉沉，是掛羊頭賣狗肉的政府，達呼爾族在漢族中活不下去了，變為無娘之子了，有越來越多的達呼爾族遷居內蒙大興安嶺求生活了。說這都是民族政策造成的，還說現在的政府不如舊中國時代和偽滿時代。那時還有達呼爾族辦事處，興安東省解放初期還有過納文幕仁盟。達呼爾族如不能建立自治，就得不到平等的待遇。他又說，達呼爾族不能建立自治州是黑龍江、內

蒙的本位主义。我們要防止造成人为的障碍。

卜林对合作化制度的污蔑說：合作化后牛死到驚人数字，几十年后牛就要从动物界淘汰了，只好到博物館去參觀。还說：合作化后吃不着牛奶，小孩餓死了。又提出合作化出了三个矛盾，第一、达呼尔族养牛有一定的牧場，和國家大力开荒之間的矛盾；第二、达呼尔族人民保持民族風俗習慣及語言，和國家大力進行漢族移民迁入达呼尔族部落之間的矛盾；第三、达呼尔族人民習慣搞付業（打柴、打獵、打魚），和國家大力進行粮食生產之間的矛盾。如果以上問題不解决，达呼尔族只好到兴安嶺求生去了。

卜林說漢族領導干部（党員）不愿听自治、分社、民族問題的字眼，談民族問題，不論情感正常与否一律扣上狹隘民族主义的帽子，如果民族干部不遂其心愿的時候就進行公开打击或暗中报复。民族干部說了不算，办事不能做主，非得漢族干部下令才有效。另一方面，他还說漢族領導干部在使用和提拔民族干部問題上，不考慮該人在其本民族威望如何，首先考慮是否对漢族干部順从，这是提拔民族干部的先决条件。如齐市应选上作区長的人沒有选上，而是在本民族沒有威望的当选区長了。他还說什么几年來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發展的不夠迅速等。

卜林不但在省政协会議上發表一套污蔑党的謬論，挑撥党与群众的关系，他还假借市民委付主任、达呼尔語文工作委員會付主任、省政協委員、省民委委員的名义，煽动群众起來“自治”，向党進行惡毒的攻击，企圖搞垮党对达呼尔族的領導，篡夺領導权，統治达呼尔族人民。卜林是伪滿建國大學的学生，解放后因家庭是地主成份被斗，一貫对党和政府心怀不滿，他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圖統治达呼尔族人民的野心和陰謀活动，是由來已久的。

1956年更改臥牛吐达呼尔族自治区時卜林拉攏一部分人（拥护卜林分子）和一部分小学教員，要求自治，联名向中央寫信，并叫这些人向群众大力的宣傳建立自治州的好处，和他自己私自設計的方案。并指使污蔑市的領導同志。1956年5月在全國蒙古族語言科

学討論会上，卜林借口参加会为名，向各地的达呼尔族代表和干部講：“我們有了文字，沒有自治机关，上哪用文字呢？我建議大家討論，应建立自治州。”并想搞联名向中央請愿等，因为有部分同志不同意而未得逞，可是也有被他蒙蔽的，支持了卜林的要求。后来在1956年12月达呼尔語文工作會議结束后，在中央又提出自治問題，当时中央并未表示什么态度，而卜林回来就假借中央名义，大肆向他的反党集团宣傳中央某某領導正在考慮达呼尔族自治問題，就等下令了。又說：“中央說不能建立自治州，也得恢复納文幕仁盟”，“我省領導也在考慮”等，來鼓吹他的一群積極拥护者。并到处大力宣傳，企圖使群众起來支持他。

卜林的陰謀活动是通过各方面進行的；首先他借用所謂民族感情和披着为本民族利益着想的外衣，打着自治的旗号，煽动达呼尔族群众和干部，并拉攏一部分立場不坚定的心存个人野心的黨員干部和党外干部，形成反党集团，以齐市梅里斯达呼尔族区为重点，拉攏党区委委員、付区長吳維荣作为他的骨干，要求自治，推翻中央給創造的达呼尔文。卜林抓住吳維荣有自治要求和个人名利地位的心理向吳維荣說：“达呼尔族区你应当正区長，为什么叫漢族当权呢？我在政协会上提了你的区長候选人。”又說：“你在群众中有威信，都拥护你当正区長，省里要調你作中央歷史調查站的組長和省少数民族文字推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并且答应給吳維荣找爱人，还說，將來到中央开会你可以去。这样以卜林、吳維荣为首的反党集团形成了（集团內还有色依热……）。卜林、吳維荣背后指揮，背着党和政府進行非法活动，搞方案向群众宣傳鼓动。同时搞秘密集会，策动达呼尔族干部和群众跟着他們跑。吳維荣(黨員)、吳文盛(黨員)將党的秘密告訴給卜林，他們一切却不向党的組織彙報。卜林不僅打入区委內部，还在支部、合作社、鄉总支建立自己活动地方。卜林在省政协的發言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員所搞的情报和材料。卜林对民族干部和群众大肆封官許愿，培植私人势力，拉过去，派進來，在自治区更改時，色依热質問齐市刘市長为什么不給

建立自治州等問題。卜林背後說：“色依熱你能對劉市長質問，真是有熱血的勇敢的達呼爾族青年，你給大家壯了膽，好好幹，我送你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去。”除了對吳維榮、色依熱使用這種卑鄙的手段外，另外還對許多人也許了願。就這樣取得了一部分幹部和羣眾的威信，並且在民族中學鼓動學生不團結、鬧分校（蒙古、達呼爾），在民族中學把很多的達呼爾族學生培養成為擁護卜林的人，叫外縣民族幹部到齊市工作，使有些幹部不安心工作。卜林還假借合法職位，到合作社以了解羣眾對文字（拉丁與斯拉夫）沒有意見為名到罕伯代、紅火、奎和台等地宣傳他們的所謂“自治”方案，反對中央給達呼爾族創造的文字。卜林集團分子色依熱、阿俄……等人積極反宣傳，說什麼中央給達呼爾族創造的文字是蒙古文，蒙古要同化達呼爾族，以此來挑起民族之間的不團結，互相仇視。卜林污蔑黨對少數民族的政策是扣、打、壓、騙的政策。卜林等向羣眾宣傳他們所謂自治的主張，採取同意者鼓勵，不同意者打擊的方針。並想操縱齊市郊區人代會，通過所謂自治方案。卜林除在齊市活動外，還用視察、開會等名義到內蒙、外縣活動。

合作化後卜林煽動羣眾分社、拉牛、拉馬，卜林到齊齊哈村說：“政策沒有規定牛馬入社”。結果羣眾把原來已經同意入社的一些牛馬完全拉回家。卜林的目的是要搞垮合作社。他在紅火屯向羣眾說：“你們可以上法院控訴”（有些經濟問題處理有的不當的）煽動羣眾動武，對雅爾塞鄉的總支書記喬志遠說：“你們大鬧，國家就可以把達呼爾族的問題納入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內，不然國家不能納入達呼爾族自治問題。

由於卜林集團的活動，蒙蔽真相顛倒黑白，使很多的純朴的達呼爾族勞動人民，片面聽信了卜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謬論，把卜林看成為達呼爾族所謂的“民族領袖”，以為卜林真正是達呼爾族的代表人，替他們說了話。解放後黨為達呼爾族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一切努力都為卜林竊奪去了。黨幾年來從各方面幫助教育卜林好好地改造自己，人民給了他很多重要工作，讓他擔任了重要

职位。希望他給达呼尔族好好办事，真是作到仁至义尽，可是卜林就假用这一些合法地位，進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党和达呼尔族的血肉关系。这是我們达呼尔族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的。

达呼尔族人民同國內各兄弟民族一样，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獲得了解放，重見了太陽。几年來，由于党和政府的帮助和領導，达呼尔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衛生事業上，都獲得了飛躍的發展。党和政府不但过去在各方面領導人民群众進行了建設，而且現在还为达呼尔族人民的經濟發展作了長远打算和具体规划。要把齐市郊区改造成为城市服务的付食品供应基地，成为蔬菜、肉、蛋、瓜、果、魚、米之鄉，增加达呼尔族和各族人民的收入，以提高达呼尔族人民和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現在，达呼尔族人民在党的領導下發展生產的信心越來越高漲。我們达呼尔族人民同兄弟民族一道，有决心在党的領導下徹底地粉碎右派分子的兴風作浪，惡毒攻击。达呼尔族人民永不离开党的領導，坚决走社会主义的路，坚决同苏炳文、許振英、卜林等右派分子的反党陰謀活动斗争到底，加强民族团结，为進一步建設社会主义而奋斗。

誰反对党誰就是破坏少数民族的幸福生活

省一屆六次人民代表會議上

孟德寿、关春生代表聯合發言

正当各族人民偉大救星——中國共产党，为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提高領導，改進工作而進行整風运动之机，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党發动了猖狂的進攻，說什麼“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当家漢族做主”，什麼“人民的生活苦”等等，这是毫無根据的謊言。

我們鄂倫春民族，解放后短短几年中所發生的根本变化，就是鉄的事实。人所共知，鄂倫春族人过去的的生活是不如牛馬的，在政

治上絲毫沒有地位，被稱為“野人”，在經濟生活上，穿的是獸皮，吃的是獸肉，鋪蓋的也是獸皮，住的是“天當房子地當炕”，過着游獵生活。在這樣情況下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文化，有了病也得不到治療。反動統治階級還把我們所獵取的貴重山產大批勒索。更使人痛恨的是反動統治者為了維護它們的統治政權，採取了高壓民族的政策，大批的滅絕鄂倫春族的生存。這種悲慘情景，三言兩語是說不盡的。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反動派，趕走了帝國主義，我們鄂倫春民族和全國人民一道從地獄中重新見了太陽，作了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鄂倫春民族的一切善良人民都異口同音的說：“如果不是共產黨和毛主席解放我們，我們還能死里逃生嗎？這真是我們的救命大恩人，我們要永遠跟着共產黨和毛主席走。”我們鄂倫春人現在有省人民代表二名，省人委委員一名，縣代表九名，縣人委委員三名，省政協委員二名，省民委委員一名，並在條件具備的地方建立了兩個民族鄉。幾年來黨和政府給培養了一定數量的民族幹部，目前實職幹部已達五十多名，這些人都在政府的行政、文教、衛生、供銷等部門為國家和本民族服務。事實完全證明少數民族既當了家又做了主，右派分子為什麼閉着眼睛不看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呢？很顯然，因為右派分子是別有用心，它們想挑撥民族關係，分裂民族團結。

少數民族地區或部門需要不需要漢族幹部呢？我們說過去需要現在和將來仍然需要。因為我們少數民族的許多方面是不如漢族的，特別文化科學更遠不及於漢族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發展少數民族的各項事業就必須有漢族來幫助。我們認為少數民族是否當家做主，絕不是象右派分子所說那樣，離開黨的領導，不要先進民族幫助而鬧獨立性，才算什麼“當家做主”。我們說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大家齊聚一堂共商國事，共同管理國家大事就是當家做主的具体表現。

右派分子說：“人民的生活苦了”。我們認為右派分子說的絲毫沒有根據，是閉着眼睛看問題。就從我們鄂倫春民族實際情況

看，人民生活沒有苦，而是更加提高了，并且提高的相当快。在前面已大致說了一下过去的生活。解放初期（1947年—1950年）政府毫無代价的供給了粮食和其他日用品。到1953年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鄂倫春民族人民的游獵生活，國家撥近六萬元錢建立了八个村庄，从此由“撮罗子”搬進了有天棚地板 双層玻璃窗的新房子。为了擺脫奸商对我們的榨取勒索，政府为我們建立了供銷社，到現在已有六处供銷社，以合理的价格收購獵民所獵取的各种獵物，同时对獵槍政府給予了及時解决，保證了生產需要。因此几年来我族人民在物質文化生活提高上是非常顯著的，都穿上了布衣服，被褥甚至还有兩套的，房屋內設備大部分都有地桌和大鏡子，吃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細粮。总之一句話：过去是地獄 今天是天堂。鄂倫春族人民知道得很清楚，今天的自由幸福生活，沒有共產党和毛主席是不可設想的，因此，普遍都热爱党热爱毛主席。

我們坚决反对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卜林所散布的反动謬論，他謾罵共產党“挂羊头賣狗肉”……，到处造謠点火，挑撥少数民族人民同党和政府以及民族之間的关系，同时还拉攏我們鄂倫春民族和他搞什么“自治州”，想得到他向党進攻的資本，實現他的政治野心目的。他不但想重新騎在达呼尔族人民头上，而且还想統治我們鄂倫春民族，对此我們坚决反对。

我們各族人民絕不能容許右派分子向我們党和人民的猖狂進攻，我們要向右派分子進行坚决、徹底的斗争，直至徹底粉碎这种進攻为止。

省一屆六次人民代表會議上 曲貴庫代表的發言

主席团、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大会所作的各項工作报告，并在工作中認真貫徹执行。我僅就嫩江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不斷發展的事实，來粉碎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一切

反动謬論。

嫩江是一個多民族地區，全區轄十五個縣，280餘萬人，共八個民族，其中少數民族占3.5%左右；居住分散，並有小片集居，由於歷史原因、政治、經濟、文化較為落后；基本以農業為主，並有經營畜牧業的習慣與經驗，亦有一部分回族居于城內，從事商業與手工業生產。

在舊社會里，由於帝國主義和反动階級的統治，以及本民族內部封建王公、貝子的殘酷壓迫剝削下，因而造成各族廣大人民过着奴隸、牛馬不如的悲慘痛苦生活，隨之文化衛生極為落后，更談不到政治平等了。帝國主義和反动階級的統治惡劣手段是：“以夷治夷”的政策，通過各族人民上層統治者，並利用什麼“民族一家人”、“民族自尊心”等混淆階級界綫，來挑起各民族互相摧殘、互相掠奪、互相殘殺，則他們“坐山觀虎爭”。回憶，該多麼痛心呀，不知殘殺多少人，這筆血債各族人民是永遠不能忘掉的。

解放後，在共產黨和各族人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經過各項社會政治運動與大生產運動，大大地提高各兄弟民族的社會主義與國家主人翁的思想覺悟。隨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大發展已基本實現了合作化，從根本上提高了生產與生活水平，民族間的關係比任何時期都更加融洽和團結，而朝氣奮發積極熱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大家庭。

然而，最近一個時期，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以披着民族外衣的政治野心家，利用民族情感，借着黨整風的機會惡意的向党、向社會主義進行瘋狂的攻擊，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裂民族團結的陰謀活動，污蔑黨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是：“分而治之”、“挂羊頭賣狗肉”、“少數民族當家，漢族作主”，又說什麼“我們在漢族中間活不下去了”、“無娘之子”，還說合作化後，“人民生活下降了”等等反动謬論。

那麼，事實是怎樣呢？讓右派分子睜開眼睛，看一看吧。

從政治生活上，根據憲法的規定與少數民族意願和要求，並參酌

歷史和現實條件，在嫩江地區共建立了一個自治縣和九個民族鄉，積極地配備了民族幹部，實現或正在逐步實現民族化，如自治縣四名縣長中有兩名蒙古族，據富裕縣五個民族鄉統計總支書記與鄉長為20名，其中少數民族16名，占70%，如果僅就12名鄉長中有少數民族11名，占91.67%。全區各縣經第二屆選舉297名縣人委員中有少數民族委員24名，占8.88%，超過其人口比例的5.38%，在2,859名縣人民代表中有少數民族代表112名，占4.27%，超過其人口比例的0.77%。試問，這能說是“掛羊頭賣狗肉”嗎？能說是“少數民族當家，漢族作主”嗎？怎能說是“少數民族在漢族中活不下去了”呢？不，每個有良心的人和正直的少數民族同胞說：我們是共產黨和毛主席解放和由火坑里救出來的，再不當牛馬了，得到了政治上平等權利，真正是當家作主和漢族一樣的積極參加了國家政權管理。并說：在漢族中生活得非常好。活不下去不是少數民族勞動人民，而是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分子，也就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才能背叛人民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謬論。

從發展生產和改善生活方面，幾年來，特別是實現高級合作化後，民族地區的農業、畜牧業和付業生產及其他各項建設事業都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收入不斷增加，生活日益提高，如據富裕縣塔哈鄉東升漢族社達呼爾民族聯合社收入情況的調查，由於該社認真貫徹了“勤儉辦社”的方針和掌握了農季，以及農付業生產的全面結合，因而56年獲得了糧食豐收，各項收入達116,337元，比55年（初級社時）提高38%，每個社員一般分得450——500元，（每個勞動日分1.8元），90%以上的社員增加了收入。又如該縣友誼鄉五家子吉爾吉斯族社生活上升情況的調查，在土改時53戶中，地富4戶占7.5%，中農13戶占24.5%，貧僱農36戶占68%，而現在除4戶地富外的49戶中過着中農以上生活37戶占75.7%，下中農12戶占24.5%，貧農是不存在了。試問，這怎能說合作化後“生活下降了”呢？而廣大群眾生活都上升的很快。說“合作化給各族人民帶來了幸福，從根本上拔掉了窮根，扎下了富根”。可見，如果

說下降了的話，那只有少數地富和資產階級可恥的所謂“榮華富貴”。“吃人肉，喝人血”的生活不如從前了。還說：“合作化後，少數民族吃不着牛奶，小孩活活給餓死了”，這簡直是一種極荒謬的謬言，也就是右派分子的惡毒“自造”。事實上黨在少數民族地區農業合作化的畜牧業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中是認真的貫徹了“慎重穩進”的方針，並採取了許多措施，充分照顧少數民族的特點和需要，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根據少數民族的特點，在16個民族社中採取了“公有公放”、“分養”、“入股分紅”和“作價歸公”等四種形式。前兩種形式最多，而“作價歸公”的只有兩個社僅占12.5%，同時各縣都根據黨的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的騎馬、牛奶給予充分的照顧，現在全區各兄弟民族自己願意並且有條件留的基本上已經解決。因而少數民族群眾對黨和人民政府更加熱愛，說共產黨和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陽，夏天的雨”，是“我們的靠山和掌舵的人”。

隨着農業合作化與生產運動的發展，文教衛生事業也得到相應的發展，少數民族兒童就學率已達85%以上，而漢族平均達75%——80%，如據富裕縣友誼鄉五家子吉爾吉斯族兒童就學率達到190%。與此同時，少數民族地區衛生狀況也得到了改善，對蒙古等民族“性病”進行了免費治療，因而人口逐年增加，如自治縣調查蒙族嬰兒死亡率由偽滿時60%到70%，到55年時已降到10%左右，所以都激動的輿論：在毛主席的陽光下，我們蒙族可真是“人畜兩旺了！”在這樣鐵的事實面前怎能說“衛生事業沒有發展”“兒童就學率低呢？”

顯然上述別有企圖荒謬的反動謬言，是惡毒的反黨反社會主義，不僅國法不容，而且每個正直的人也絕對不能允許的。各族人民都知道，是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推翻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即帝、封、官），解放了各族人民，因此，右派分子的一切謬言，是不能混淆各族人民的心，也不能動搖無產階級立場和社會主義制度，更不能推翻人民民主專政，妄想篡奪黨的領導權

的美夢徹底失敗了。

嫩江地區的各族同胞和全國人民一樣，已經切身體驗和實踐中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因此，全省各族人民和全省、全國人民一道，向右派分子進行了堅決的反击，他們清楚的知道：“和平與幸福，需要以鬥爭來換取”的這一真理。所以各族人民更加緊密的團結在黨和毛主席的周圍，沿着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奮勇前進！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挑撥黨与各族人民的親骨肉關係，破壞黨的民族政策的陰謀企圖，定被歷史發展和前進的巨輪軋的粉碎。

祝大會勝利成功，各位代表身體健康。

省一屆六次人民代表會議上 王鳳林代表的發言（摘要）

主席團、各位代表：

我衷心擁護大會的各項報告，並愿在今後實際工作中帶動群眾認真貫徹執行。

我認爲我們這次會議，不僅是我省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團結一致的大會，而且全面的總結我省各項工作輝煌的成就，有力地駁斥与反击右派分子，向黨向社會主義猖狂進攻的大會。

此次會議之前，一些右派分子，借黨整風之機，進行了一系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荒謬言行。他們到處點火、挑撥黨与廣大人民群眾的關係。

這些喪心病狂的右派分子，他們的居心就是不要共產黨的領導，不要社會主義想取而代之。

解放了的中國人民，無論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特別是少數民族的人民，我們都堅決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永遠跟着共產黨，要走向社會主義与共產主義的幸福道路。我們決不能叫你們這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歷史的車輪拉回資本主義的老路。右派分子們，你們的如意算盤打錯了。你們夢想不叫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是枉

費心机了。我們只有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有今天。各族人民一律平等过着美滿自由幸福的生活。以我們回族为例，在旧中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不但根本不承認我們是一个少数民族，而罵我們是“回子”称我們是“小教”蔣介石还說我們是漢族的大小宗支”

“特殊生活的人”。請想一想連我們的民族都否認了，还能有平等順心的日子过嗎？那个时候我們到处受歧視、受剝削和压迫，在農村里大部分沒有土地，在城市里大部分都是作小商贩过着吃不飽穿不暖不穩固的生活。在文化方面絕大部分是文盲，宗教信仰受到侮辱，甚至还出書罵我們。特別痛心的是挑撥各民族之間关系，對我們回族進行大屠殺，想消滅回族，据歷史記載民國17年、28年和31年的事件來說，那一次不是成千上万的回族被統治階級殺死了嗎？

解放以來，全國各族人民在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得到了解放，重見了天日，党中央毛主席，頒布了民族政策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但承認我們是一个民族，而且積極幫助回族人民進行各方面的建設。8年來在回族聚居的地方共成立了4个回族自治州、9个回族自治縣，还有一百多个回族自治鄉。在这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了回族寧夏自治區，這是我們回族人民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又一次証明党的民族政策的偉大勝利。随着林業生產和营林建設事業的發展，伊春林区回 族职工已由1948年的80余名，發展到1,200多人，职工家屬由48年的4、5戶到現在已是50多戶共有人口3,300多人，許多妇女成为街道居民委員，还有陪審員。几年來在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在当地党与政府領導关怀下，回族人民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煥然一新。

(1) 回族在政治上有了平等、还有15人当选了省、縣、鄉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几年來伊春林区的回族职工在党培养教育下，共培养与提拔了40多名回民干部，其中作工段長、場長、科長級的就有8名，另外还有30多名工人当組長。各級党团委，还吸收了回族的优秀职工参加了中國共產党和共青团。

(2) 在生活方面，几年來回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职工一

样，是逐年上升与提高的，家家户户过着不愁吃、不愁穿的美滿生活，家家都有足够的被褥，每人一年都能作兩套新衣服，大部分职工都有一至兩双的皮鞋，部分有手表与料子衣服。旧社会不穩固的生活和“窮回回”的名称已一去不复返了，成为歷史的名詞。

(3) 在民族風俗習慣与宗教信仰到处受到尊重，伊春除設有回民商店負責供应各种付食品外，各地的食品公司与綜合商店，为了尊重回民習慣，屠宰的絕大部分牛、羊完全請“屠宰师”給宰，并用回民工人來加工，在回民節日和一些特殊用肉時，不但挑肥的宰而又尽可能多賣給一些。

在我們回民三大節日中，除“大尔代節”規定放假一天外，同時在每次節日中当地党政領導，都親自参加祝賀，并作了多次指示和講話，進一步鼓舞了回族职工生產、工作的積極性。而在回族工隊过節日或作“支感”時，都請漢族老大哥的职工代表参加，交流了工作經驗和意見，有時互相贈送錦旗，并使漢族职工進一步了解到回族風俗習慣，这样就更有利于增强民族之間的團結。

从上述几点就充分說明，我們回族人民，只有在中國共產党領導下，才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和民族間的大團結。因此我們林区的回族职工說：“共產党給我們帶來的好處千千万，說也說不完。”这些事实难道也象喪心病狂的右派分子所說的共產党騎在人民头上嗎？这是共產党領導的一团糟嗎？这是人民生活沒有提高和無產階級專政有毛病嗎？不是的，而是你們無中生有、歪曲事实的挑撥党与廣大人民关系。你們的目的是想推翻党的領導，这是我們决不允許的，我們坚决拥护共產党的領導，捍衛社会主义、捍衛劳动人民成果。

最后希望我省全体回族人民，進一步加强和各民族的團結，站穩立場，与一切右派分子划清界綫。站在人民一边。坚决拥护党、走社会主义的路。打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我們抱着必勝决心，不獲全勝决不收兵。

祝大会成功，各位代表身体健康！

省一屆六次人民代表會議上

白玉璋(列席)的發言

主席、各位代表：

我完全同意楊易辰付省長代表黑龍江省人民委員會所作的關於“省人民委員會工作報告”，並在今後工作中積極予以貫徹和執行，下面我僅就黨的民族政策在杜爾伯特地區貫徹實施的情況作一發言，如有不當之處，請各位代表批評指正。

我縣蒙古民族，同全國各兄弟民族一樣，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由於省委、地委和上級政府的正確指導，幾年來，我縣各級黨委與政府始終不渝的忠實地貫徹執行了黨的民族政策。因而我縣不論在政治、經濟、文教、衛生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空前未有的輝煌成就。目前正在黨的領導下，在先進民族——漢族老大哥的幫助下，正為使本民族在經濟、文化上早日達到現代民族的水平，並與各兄弟民族攜起手來共同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而努力奮鬥。正當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決定的勝利和整個社會處在一個新的激烈的偉大變革時期，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提高黨的思想水平，進一步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加強黨的領導，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前進。黨中央在今年4月下旬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幾個月來已初步收到顯著效果。但在我們黨的整風運動中卻發現有一小撮別有用心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趁着黨整風的機會，向黨進行了惡毒的攻擊，企圖整掉共產黨、整垮社會主義，妄想使中國重新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善良的六億中國人民重新拖到痛苦災難之中。因而這些右派分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閉着眼睛，無中生有，顛倒黑白，歪曲事實，製造出許多謠言。說什麼：

“共產黨是人民的統治者，三害是上行下效，黨群關係相差十萬八千里，社會主義改造錯誤是主要的，人民生活沒提高”等等，甚至有的人說：“蒙古族自治縣名不符其實”、“蒙族當家、漢族作主

”等荒謬言論。右派先生們，如果不是瞎子，又不是聾子，就听一听看一看我們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几年來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在貫徹執行党的民族政策上所獲得的偉大成就。

杜尔伯特是一个蒙古民族集居而又是多民族的地区，境內有蒙、漢、回、鮮、滿、达呼尔、索倫等七个民族，在旧社会由于反动階級的統治和民族內部封建王爺的压迫，蒙古族及各族人民遭受到忍無可忍的殘酷的剝削和压榨。我們蒙古族人民在政治上沒有地位，經濟生活極端貧困、文化特別落后，在統治階級的皮鞭下过着牛馬不如的半奴隶半飢餓的生活。許多人無奈就賣身給公、貝、王爺当奴才。差不多有80%的蒙古民族患有性病得不到治療，影响生育，因而少数民族人口逐漸下降。反动統治階級為維持其血腥統治，竭力挑撥蒙、漢民族及各兄弟民族的关系，甚至將这个地区划分为“杜”、“太”两个部分，破坏了蒙漢民族之間傳統友誼，造成互相歧視互不團結，甚至互相摧殘。当此整个民族面臨着滅亡的時刻，共產党和毛主席把我們从苦海中搭救出來，几年來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領導下和偉大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經過蒙、漢民族及各族人民的艰苦奮鬥，在政治、經濟、文教衛生等各項建設事業上都呈現出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欣欣向榮的新气象。

在政治上已經建立和發展了民族平等，親密團結，互相幫助，共同發展的新的民族关系，徹底的廢除了在旧社会由于反动統治階級挑撥离間所造成的民族压迫，互相歧視，互相隔閡，鬧不團結的旧的民族关系。这种新的民族关系的具体体现是：1956年經國務院第38次全体會議批准，撤銷了“杜尔伯特旗，成立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縣”，并建立了以蒙古民族为主要成員的自治机关，在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代表与干部的比例中，充分的体现了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当家作主的权力。如縣人民代表大會共135名代表，其中少数民族代表44名，占代表总数的32.5%，特別是縣人民委員會共有19名委員其中少数民族委員10名，占委員总数的52.6%，上述代表和委員的比例均超过自治縣成立前一倍还

多。特別是根據上級黨的政策和我縣實際情況，加強了自治機關民族化，貫徹了縣委提出的“積極穩妥的實現自治機關民族化”的要求，因而自治縣成立短不到半年的時間，在提拔配備少數民族幹部方面獲得了極為顯著的成績。現在自治縣黨、政、群機關（包括各鄉、鎮）共有幹部417名，其中蒙族幹部76名，占幹部總數的18.2%。超過自治縣成立前的9.08%。縣人民委員會共有幹部106名，其中蒙族幹部20名，占縣人委幹部總數的19%，超出自治縣成立前的10%。縣人委科級以上幹部26名，其中蒙族科長8名，占科長級以上幹部的30.2%，超過自治縣成立前的15.2%。現有4名縣長中就有兩名是蒙族，而且正縣長還是蒙族。縣黨、群部門共有76名幹部，其中蒙族幹部7名，占黨、群幹部總數的9.2%。

此外其它企業、事業部門中也都有一定比例的蒙族幹部。單從全縣少數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16.4%的人口比例與現有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委員會，特別是自治機關的領導幹部的比例來對比，這就足以說明自治縣成立後少數民族確實在本民族地區實現了當家作主的權力，並與境內各民族人民共同攜起手來管理了國家的政權，在這活生生的事實面前，那些右派分子根據什麼說自治縣名不符其實，少數民族光當家沒作主呢？肯定地說，這些右派分子是別有用心，是有意識地挑撥民族關係，破壞黨的民族政策。

在經濟上：全縣各族人民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同全國各地一樣，基本上實現了農業、手工業、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全縣有99.7%的各族農民加入了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組織了76個生產社，其中純蒙族社14個，民族聯合社12個。全縣現有土地63,000畝，超過解放前的55%，其中有開荒和部分從外縣劃進來的。去年全縣獲得了空前的大豐收，打糧57,000噸，超過解放前一倍，特別是今年各族人民在毛主席提出的“办好合作社，爭取大豐收”的口號鼓舞下，經過近半年的辛勤勞動，獲得了春耕、夏鋤生產的全面勝利，當前庄稼生長很好，豐收在望，特別是開辟了歷史上從來未有過的六百多畝水田，各族農

民对完成或超額完成全縣68,200噸糧食增產任务是充滿着無限信心的。在此基礎上开展了付業生產，今年付業收入計劃是：350萬元，現已完成100萬元，在挂鋤期間還能完成100萬元，預計到年底可超額完成今年付業生產收入計劃。全縣牲畜已發展到七万多頭，超过解放前一倍还多，今年計劃發展到八万頭。農業高級合作化后确实顯示了巨大無比的优越性，去年是高級合作化后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全縣就有87%的社增加了生產，有88%的社員增加了收入，僅有13%的社和12%的社員因遭水、旱災害而沒有增產、增收，但基本上相等于55年，僅有少数社員，因病或其它原因而減少了收入。社会購買力每人平均从1955年69元提高到86元，增長率为24.6%，从而大大提高了各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全縣已有85%的農民过着中農生活，僅有15%的農民虽然未达到中農生活水平，但他們的吃、穿、住完全有保証，如果与旧社会比較那就強得太多了，从而消滅了飢餓和貧困。少数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比如蒙古族的騎馬、养奶牛、吃炒米，年迈的喇嘛生活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安排。特別是自治縣成立以來，地方工業有了顯著的發展，根据少数民族养牛的習慣，在民族聚居的鄉、社建立了十处小型牛奶加工厂，目前还正在筹建酒厂和菱粉厂，从而为發展少数民族地区工業和培养少数民族工人階級有了良好的条件。

文化教育事業，随着經濟建設的發展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从根本上逐漸的改变杜尔伯特地区文化教育事業的落后面貌。全縣現有小学99处，其中蒙古族小学24处，蒙漢联合小学7处，全縣已有80%以上的適令兒童得到就学，学校和現有学生数均超过解放前4—5倍，純蒙族小学已經和正在开始用本民族語言教学，并且在原有一所漢族中学的基礎上，又增建了一所蒙古族中学。此外在蒙古族人民群众和蒙族干部中正在推行新蒙文扫盲工作，今年冬季將有1,500人蒙族群众和干部學習新蒙文，在蒙古族干部中今年將分为兩期集中脫职學習，从而不断地提高蒙古民族的本民族語文水平，

逐漸為運用蒙、漢兩種語言文字行使職權創造條件。

幾年來衛生事業也有很大的發展，現有人民醫院、中醫院、婦幼保健站、衛生防疫站各一處，鄉衛生所10處，其中在蒙族聚居地區設立聯合診所4處，又在蒙族聚居中心地區由國家投資建立一處蒙醫聯合診所，特別是中央和省幾年來不斷地派來性病醫療隊，免費給予蒙古民族根治危害生育和阻礙民族發展，性病，許多蒙古民族解除了多年的性病痛苦，從根本上扭轉了過去蒙古族人口下降的趨勢，有許多結婚後多年不生育的婦女現在也抱上了胖娃娃，因而蒙古族人民尽情的歌頌共產黨和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陽，早天的雨”，“救命的恩人，再生的父母”，今天少數民族地區真是“人財兩旺”了，所以人們把今天的杜爾伯特風光歌唱為：“滿山遍野是牛羊，吃穿不愁樂無疆，民族平等大團結，幸福生活好時光”，因而境內各族人民普遍地說：把天下的樹都變成筆，把天下的河都變成墨也寫不完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的好處。誰要是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誰就是反對我們少數民族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們堅決向他們做無情的鬥爭。

右派分子們：你們不是借黨整風的良機心懷惡意，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放毒彈，為什麼在這些鋼鐵般事實面前把幾十年來始終團結一致的黨群關係說成是相差十萬八千里？為什麼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共產黨說成是人民的統治者？為什麼把共產黨領導的偉大成就說成錯誤是主要的？為什麼把各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說成比過去還苦呢？天曉得！右派先生們你們是誠心誠意的助黨整風呢？還是誠心誠意借黨整風整掉共產黨、整垮社會主義呢。很顯然你們這種言行是極其反動的，你們公開地或隱蔽地採取許多毒辣的手段向共產黨向社會主義進攻，我們杜爾伯特的蒙、漢民族和各族人民聽到這些反動言論之後激起了萬分的痛恨，我們曾在本年六月召開了自治縣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會上一致通過駁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大會閉會後，在全縣各族人民群眾中，特別是各民族幹部中，展開了駁右派分子反動言論的宣傳。並掀起了工、農業

生產建設高潮，不僅提高了各族人民的覺悟，而且提高了生產，改進了工作。并一致表示要提高警惕，堅決站穩立場，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各民族人民携起手來，緊密團結在共產党和人民政府的周圍，一方面要繼續深入的宣傳党地方針政策，拿出事实來駁倒右派分子的反動言論，揭露，他們丑惡面目，和他們作無情的斗争，另一方面要用積極搞好生產爭取農、牧業大丰收的实际行动來击败右派分子。我們堅決在共產党、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和党的偉大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同全國各民族人民一道，为徹底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为保衛共產党的領導，为保衛社会主义制度，为保衛人民天下，而堅決战斗到底，永远战斗到底。

声 討 卜 林

徹底揭穿卜林的假面具，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民族中学全体师生集会声討卜林

曾受卜林迷惑的达族学生醒悟过来站稳人民的立場，
帮助家乡人民揭穿和反对右派分子卜林的恶毒言行

齐齐哈尔民族中学全体师生七百五十多人在七月十二日下午举行盛大集会，憤怒地声討右派分子卜林。

右派分子卜林假借民意披着少数民族外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陰謀被揭發以后，民族中学的部分学生特别是一些达族学生，一時沒能認清卜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曾一度陷入思想迷惑状态。近六七天來，他們普遍地學習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报告，掌握了分清是非的六項标准，并且听了“全國反右派斗争情况”报告以及梅里斯达呼尔族区茫哈区長作的“关于达呼尔族解放前后生产生活变化、發展和右派分子卜林划清界限”的报告，全体学生認清了卜林假借达族人民名义進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丑惡面目。他們紛紛在各种座談会上痛斥卜林的荒謬言論，表示要站稳工人階級立場，和卜林划清界限，要求学校召开大会，揭發和声討卜林的反动言行。

大会進行十分热烈，當場要求發言的有二十四人，有的是代表全班要求發言，會議進行到將近晚七点，尚有十三人沒得到發言机会。發言的学生都列举事实，痛斥了卜林在省政协会上的各种荒謬言論，表示和卜林划清界限，并且揭發了卜林一貫欺騙拉攏学生建立个人威信的無恥行为。中师二年学生郭景学憤怒地說：卜林不是达呼尔民族的代表，更不是达族利益的維護者，而是披着民族外衣、

危害民族利益的野心分子。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跳出火坑过着幸福生活的达族人民已經撕开了他的假面具。接着他說：卜林对農業合作化不滿，說什麼合作化使达族人民吃不着牛奶了，实际并不如此。我家住的那个屯在成立高級社的時候，就照顧了达族人民的生活習慣，比如我家的乳牛和我們对面屋的乳牛，入社時都給留下了。我回家去一样吃到牛奶。卜林說少数民族教育發展的慢，也是不对的。我們那个屯子一共三百多戶人家，达族僅有二十戶左右，可是讀書的人数却远远超过漢族，三百來戶漢族只有三名中学生和初师生，而达族在中学念書的却有十多名。卜林說以前有达族办事处，有兴安东省。我們知道我們在伪滿的痛苦生活，那時候的兴安东省为什么睜着眼睛看不見窮人的痛苦？而現在我們沒有那个办事处，沒有兴安东省，我們在共產黨領導下却过着幸福生活，卜林为什么看不見这个事实？为我們达族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利益，定要把卜林的民族外衣揭掉，讓达族人民看清他的丑惡嘴臉，和他斗争到底！

輪訓班学生杜建華發言說：卜林說达族人民在漢族人民一起活不下去了，民族矛盾越來越尖銳。这是謊話。我說达族和漢族及其他民族关系是融洽的，我們村就是达漢雜居，兩個民族生活很好，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在成立高級社時，大家討論社名，一致提出命名叫“民族友誼社”。达族喜欢吃飯豆，合作社里也照顧了这点，在每个生產隊都种了飯豆。怎么能說达族人民在漢族中間活不下去了呢？

曾經一度被卜林的假面具所蒙蔽的学生何振祥，在發言中檢討了他曾經为卜林辯护、对党报不滿的錯誤，表示决心站穩立場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他揭發了卜林破坏师范生的專業思想和欺騙拉攏学生的行为，他說，我們認清了卜林的丑惡面目，我們放假回家之后，一定向家鄉人民把情况講清，讓达族人民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坏人，向卜林等右派分子進行斗争。

达族教师鄂勒保、穆仁和蒙族教师塔格拉都在会上發言，揭露

和斥責卜林。塔格拉說，卜林說我們學校的助學金比遼寧、內蒙古等地低，實際上我校如果把困難補助金算在內（別處是沒有的）并不低於百分之三十。卜林，你為什麼只提助學金而不提困難補助金？穆仁在揭露了卜林在對學生、對達族教師、對黨，玩弄兩面手段的許多事實後說，我們已經認清卜林是妄想實現自己的野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定要與他劃清界限，堅決團結在黨的周圍。

梅里斯達呼爾族區全體教師集會 聲討右派分子卜林的反動言行

到會的三百多名教師一致表示要站在反右派鬥爭的前列，和郊區人民一道粉碎右派分子的陰謀

前些天，梅里斯達呼爾族區三百五十九名小學教師舉行集會，嚴正地聲討在梅里斯達呼爾族區進行猖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右派分子卜林。

到會的全體教師在了解和研究了卜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活動材料之後，一致激起無比的憤怒，紛紛在小組會和大會發言中予以痛斥。到會的二十七名達呼爾族教師更加義憤填膺地和達族敗類卜林劃清界限，列舉了若干親自經歷的或耳聞目睹的事實，駁斥他的反動言論。

達族教師們在發言中指出，卜林說“建立達呼爾族自治州是達族普遍的要求和願望”，是一派謊言。卜林和他小集團的一些人，倒是希望他們的煽動成功，讓群眾附和他們一小撮人的反動要求和願望。卜林在省政協會議上發言前，曾有極少數人也跟着他們吵嚷“自治”，那也完全是卜林他們那一伙人暗中鼓動的。他們想借着達族群眾的名義，達到他們恢復“興安東省”“達族辦事處”，

爬上奴役达族人民的統治地位上去的罪惡目的。

許多达族教师用自己家庭生活的今昔对比，用自己本村本社的事实証明达族劳动人民生活得很好，并具体批駁了“少数民族教育上發展不迅速”、“达族干部有职無权”等等言。他們都一致指斥卜林企圖推翻党的領導，陰謀把达呼尔族人民引向背离党、背离社会主义、背离各族人民團結友爱的大家庭，用心極端陰險，手段非常毒辣，是一个兇惡的右派野心家。

会上，有的达族教师也檢查了自己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立場，痛心地檢討了曾有一个時期盲目的同情卜林或为卜林辯解的錯誤，表示一定站穩人民的立場，和右派分子進行無情的斗争。全体教师經過这次會議，擦亮了眼睛，激起并坚定了同右派分子斗争的决心。大家紛紛表示，会后要廣泛向郊区人民宣傳，揭露卜林的丑惡面目，站在斗争前列，和全体郊区人民一道，粉碎右派分子的進攻，保衛党、保衛社会主义、保衛各族人民大團結。他們正告卜林，不要再伪装下去了，也不許再玩弄什么花招，迅速地老老实实把全部罪惡活动交代出來，低头認罪，以免一誤再誤地自絕于人民。

(譚恩普)

民族中学全体教师致書政协会議

揭露卜林假借民意向党 進攻的真面目

信中指出卜林为准备实现他的政治野心
進行了一系列見不得人的活动。

齐市政协第一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議主席团：

我們全体教职員看了卜林委員在省政协会議上的發言，非常憤

慨。他的發言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有意地誣蔑黨，是企圖借着黨的整風向黨進攻。

為了揭露卜林的可恥企圖，我校全體教職員工於七月三日晚間開了座談會。大家從各方面做了分析和証實，進一步揭露了他假借民意向黨展開進攻的真面目。

一、他誣蔑黨的民族政策、抹煞成就，擴大缺點，企圖挑起達族人民對黨的不滿，達到自己向黨進攻的目的。

卜林說：齊市達呼爾族區群眾普遍地反映：這個區掛上民族牌子，不做民族的事，掛羊頭，賣狗肉……。他又說：臥牛吐達呼爾自治區朝氣頂天，真是達呼爾的天下，梅里斯區死氣沉沉，達呼爾變為無娘之子。

在這裡我們首先要問卜林：你所說的達族區群眾普遍反映，這普遍究竟是百分之幾，你有什么根據？

至於說“掛羊頭，賣狗肉”，說“達呼爾變為無娘之子”，這是徹頭徹尾的捏造，是對黨的誣蔑，是無視黨的民族政策的偉大，抹殺黨的民族政策給達族人民帶來的幸福。我校全體教師普遍感到黨對達族人民是無微不至的關懷。達呼爾族真正做為一個民族存在，是從一九五二年開始的，是黨給了達族人民以真正民族的生命。卜林說，歷史上造成的達族人民被分隔兩個省份的說法，是荒謬絕倫的。卜林所找出歷史上所謂的根據是：民國時代有達族辦事處，偽滿有過達族的興安東省。照卜林的說法，在民國時代，在偽滿時代，達呼爾族才是有娘之子，而來了共產黨，才有達族的現在，他却說成是無娘之子。難道曾經是建國大學的學生作為校長的卜林，能不知道偽滿的興安東省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嗎？這難道不足以證明卜林對黨的惡毒進攻嗎？

卜林說建立達族縣、州的自治，是達族人民普遍的願望，不建立區域自治則達族人民無法生活下去了。這分明是假借群眾來噴發自己的毒汁。我們很了解：臥牛吐自治區朝氣頂天，而梅里斯也朝

气頂天；卜林說梅里斯死气沉沉那是卜林想象中希望中的梅里斯，因为这样就可以达到他对党誣蔑的目的。去年成立梅里斯区時，我們师生都去参加过大會，人民的勁头高極了，徹夜欢騰。这可以看出卜林在說謊。

从我們学校的具体情况來看，也足以粉碎卜林的謬論。达族同学占全校学生数將近二分之一，有初中、中师、高中生，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偉大的鉄証。达族的就学率是百分之八十，从去年开始我校招生的比例是（三达）比二（蒙），除助学金外，还有少数民族教育补助费。如果照卜林的說法，达族人民已活不下去了，那么达族的教育發展情况，又怎么解釋呢？从政治上看，卜林是省政协委员，加上他共有兩名达族教师是齐市政协委员，还有的达族教师是区人民代表，去年上苏联参观有达族同学，难道这些都是达族“無娘之子”的迹象嗎？照卜林的說法，党的民族政策給达族人民帶來的是黑暗，他这样抹殺成就，擴大缺点，不正是企圖挑起达族人民对党不滿，以利自己向党進攻嗎？

二、有意的惡毒的否認農業合作化的优越性，把合作社講成一团糟，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从卜林的發言里看不到一点合作化的好处，看到的是卜林所說的使达族人民活不下去了，是被迫迁往貧瘠的兴安嶺去了，是沒奶吃嬰兒活活地被餓死了。这是站在地主、富農的立場观点來看問題的。合作化最初是有些困难的，但也絕不象卜林所說那样，何况現在的情况和卜林說的無一点相似之处。沒奶吃的也只是不劳动的寄生性的少数人，达族人民住着寬綽的房子，生活得非常好，卜林却閉起眼睛，肆意地对党進行誣蔑，这是什么企圖？

三、卜林几年來一貫用兩面手法，拉攏教师、拉攏学生，建立「威信」，作为向党進攻的資本，以企圖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

明一套，暗一套，是卜林一貫用的兩面手法。从表面上看來，

他好象非常关心民族問題，但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呢？就拿創造达族文字來說吧！这是达族人民的大事，他开会回來也不向达族教师講，方案也不傳閱，市里开关于达族文字的座談会，达族老师不了解情况沒法發言，不得不中途退席，这能說卜林是对民族問題关心嗎？

卜林自己說是代表达族人民群眾說話，那么为什么六月十二日的報紙（上面有卜林在省政协的發言）到校后，他馬上收起來了，不給大家看，这是什么行为？

在工作上，卜林是热衷于社会活动，而把学校工作放在第二位，在日常工作中如果深入就是深入达族学生中，很少深入蒙族学生中，从而建立自己的威信，造成了学生只知道卜校長很好，而不提共产党的好处。卜林把自己看成儼然是达族人民的主宰者。外校的达族教师要求到郊区工作，他就答应下來。在分校問題上，去年他曾秘密动员达族教师集体签名向省請愿，但他自己却不签名，既然是正大光明的行为，为什么自己不签名呢？

拉攏教师成为自己的親信，以便于建立威信，达到他卑鄙的政治目的。在干部調动之前，未經党支部討論，他就事先找去談話，从中買好，使被調动者感到还是卜校長关心同志。他向教师同志講，好好干，几个月后可以升級。有的达族同志要求調轉工作，他則說：不要調轉，分校以后沒有教導主任、沒有組長、沒有团总支書記等等，意思就是把这些职位都許出去了。这种作法的用意何在？

他在学生中積極活动，進行拉攏，建立威信。关于教育补助費，在班主任会上他讓班主任嚴格掌握，有的不必补助班主任就不批准，但到卜校長那里則一說就准，学生对班主任意見很大，却非常感念卜校長的“恩德”。达族学生把卜林看成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家挂的畢業生送的鏡子上寫着“达族第一屆畢業生贈”。我們学校几時有过达族几屆畢業生？蒙族几屆畢業生呢？这正是卜林影响的結果。輪訓班畢業生中有升学的，但卜林對他們态度不同：他找

达族同学談時，動員他們升學，說困難可以補助，可以照顧；而和蒙族同學就只談要升學可以，但要經過考試確定。

卜林在學校里一系列的活動，不勝枚舉。只就這些已足以證明他在千方百計地拉攏人，建立威信，做為向黨進攻的資本，以期實現他個人的政治野心。

民族中學全體教師

我們堅決和右派分子卜林劃清 界限為維護真正民族利益而奮鬥

民族中學師範二班三十五名同學表明立場

我們感到很遺憾。我們長期沒有和卜林劃清思想界限，和他生活在一起，真是和敵人睡在一起了。但是，現在我們在齊市各界人民、團體、機關等的堅決擊敗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保衛共產黨、保衛社會主義、保衛人民民主專政鬥爭的浪濤里，和卜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意識劃清了嚴格的界限。我們師範二年全體同學經一天的座談，基本上和卜林劃清了思想界限，一致認為卜林在省政協會議上的發言，的的確確是充滿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和挑撥民族團結的反動論調。

我們是在校的学生，我們沒有經過這樣大的鬥爭。所以剛開始時我們的認識是有些模糊的，我們多在列舉的數字事實上打圈子，光是看同學缺飯票等事實，可是我校一天不吃三頓飯的人是否有二十至八十人呢？大家一致否認。由於經過討論和對齊齊哈爾日報上的批判卜林文章的學習，使我們証實卜林說的：“達族人民是無娘之子”、“達族人民生活不下去了”、“掛羊頭，賣狗肉”等謬論是站不住腳的。鮑福明說：“卜林的發言引起一些同學的注意！同學

們認為他并不是真的代表了民族利益。別看我們是卜林的学生，但我們决不允許卜林披着維護民族利益和同情学生的外皮，站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立場上，來造謠誣蔑，否認党的成績，誇大缺點，代表少數落后人們的意見，以此煽動大多數達族人民和同學，向党、向人民展開惡毒的進攻，企圖推翻党的領導，推翻人民民主政權。

我們有血氣的少數民族青年，党的忠誠兒女，堅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和對我們偽善的校長卜林劃清思想界限。為維護我們真正的民族利益而奮鬥！為維護全國各民族大團結而奮鬥！我們少數民族的青年堅決和漢族青年站在一起，堅決擊敗右派分子，保衛社會主義！保衛人民民主專政！保衛共產黨！

九個少數民族的代表組成小組舉行座談 揭露和批駁右派分子卜林反黨言行

參加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的滿族、朝鮮族、蒙古族、達呼爾族、鄂倫春族、回族、吉爾吉斯族、赫哲族、索倫族等九個少數民族中的四十三位代表10日上午組成了小組，進行揭露和批判省政協委員、齊齊哈爾市人委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達呼爾族中的右派分子卜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歪曲党的民族政策，破壞民族團結的反動言論和陰謀活動。

齊齊哈爾達呼爾族代表茫哈 首先在會上發言，對右派分子卜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了有力的揭發。他說，卜林披着代表民族利益的外衣，在大“鳴”大“放”中對黨猖狂進攻。在今年6月政協省一屆三次會議上，卜林顛倒是非，惡意地歪曲和攻擊党的民族政策，把齊齊哈爾達呼爾族區說成是“掛上民族的牌子，不做民族的事，掛羊頭，賣狗肉”；並放出“不建立達呼爾族衙門，我們在漢族中間活不了啦……達呼爾變為無娘之子”等謬論。卜林接着就別有用心地提出所謂達呼爾自治州的綱領，要求把內蒙古三

个旗以及我省富裕、甘南、訥河一部分以及黑河專区的呼瑪、愛輝等地都并入达呼尔族区，成立达呼尔自治州。事实上，在这所謂达呼尔族自治州，达呼尔族人民还不到百分之一。卜林还惡毒地攻击党的農業合作化政策，說什么高級合作化以后，牛的死亡率达到驚人的数字……不过几十年后只好到博物館看到牛了。此外，卜林还对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問題、少数民族教育工作問題發表了一些謬論。茫哈代表还揭發了卜林在政协会議前利用他参加創立文字工作的机会，到处搞自治活动，鼓吹达呼尔族干部要求成立自治州，破坏党的農業合作化政策，破坏达族創立文字工作以及打击積極分子，拉攏落后分子，培植私人势力等陰謀活动。茫哈代表憤怒地說，卜林陰謀活动的目的就是要挑撥党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制造民族間的不團結，搞掉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領導，从而实现他夺取領導权，統治达呼尔族人民的野心。

接着回族代表楊慧賢、六十四歲的戴老太太也揭露了右派分子卜林以省政協委員身份利用視察机会進行反党活动的一些事实。

茫哈代表和楊慧賢代表的揭發激起了与会代表的不可遏止的憤怒，他們紛紛以親身的經歷，痛斥右派分子卜林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謬論。赫哲族代表葛德勝（饒河）通过过去和現在的对比列举事实和数字指出赫哲族在党領導下擺脫了多年的窮困、落后和愚昧，在經濟上、文化上取得飛躍的發展和進步。他說：这些成績是任何右派分子抹殺不了的，抹殺成績，就是忘本。蒙族女代表（肇源）良娜激动地談到党怎样解放了成千成万的蒙古族的女奴隶使他們上升为人。她还講到党在提高少数民族思想意識方面所獲得的巨大成就。她举了一个过去备受兒子、媳妇虐待、求死不得的何老太太現在怎样受到兒子、媳妇敬愛的例子。她說，这位何老太太逢人便道：共產党、毛主席比太陽还亮，太陽也有照不到的地方，它照不到人的心，而党和毛主席却照到了，良娜代表憤怒地說：右派分子卜林真是閉着眼睛說瞎話。我們少数民族越活越好，没有什么活不了。活不了的只是你卜林这些地主富農分子。回族代表鄭隆慧在駁

斥右派分子卜林关于使用民族干部問題的謬論時說，过去我們回族是被人看不起的，有个笑話：“回子兩把刀，一把切牛肉，一把切年糕。”的確，當時回族除了賣牛肉、賣年糕以外很少干別的。而現在單是最近三年內回民就業人數就有兩千多人。有的当了政府机关干部，有的進了工厂。

茫哈代表在会上作了第二次發言。他用鉄的事实駁斥了右派分子卜林。他首先举出了达呼尔人过去成村被日寇、被旧軍閥屠殺的血泪事实。他說，过去的达呼尔族才真真是“無娘之子”。現在，我們真正达到了政治上的平等。我們人口只占当地人口百分之十，但我們的代表名額却占百分之二十一。每三百二十四个达呼尔族人中，就有一名鄉級以上干部。經濟上有百分之九十八農戶参加了合作社，并开始种植歷史上达呼尔族从來未种过的蔬菜和水田。文化上，現在有民族小学十八处，每二百四十个达呼尔族人中有一名教員。齐齐哈尔有一民族中学，有四百名左右达呼尔族学生。达呼尔族適齡兒童入学的占百分之八十五，比漢族的还高。衛生上，現在每个社有大夫，鄉里有中心衛生所，助產士。1949年以前，嬰兒死亡率达百分之四十（單是破伤風），現在嬰兒破伤風死亡率已下降到百分之一·八。我們和漢族團結得很好，漢族老大哥教我們培植溫床，种蔬菜，种水田。这些事实說明挂羊头，賣狗肉的不是我們的党而是右派分子卜林自己。最后他激动地說：达呼尔族和党有血肉相連的关系，真正的親娘是我們的党，是我們各民族友爱的大家庭。达呼尔族离开了党才真是無娘之子，才活不下去。我們一定要粉碎右派分子卜林的猖狂進攻，捍衛我們的党，捍衛我們的民族團結。

吉尔吉斯代表吳兴（富裕）說：右派分子卜林在政协会議上的發言產生了極恶劣的影响。富裕縣中部分达呼尔族青年和農民，不了解情况，被卜林的謊言所蒙蔽。

会上代表一致認為卜林是和苏炳文、許振英等一样恶劣的右派分子，要求讓卜林到会上來，以便和他進行面对面的說理斗争。如

果時間不允許也希望把批駁卜林的情況通過有關單位轉達給他本人，責成他徹底坦白交代，低頭向人民認罪。

會上代表們還認為必須提高警惕，在思想上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鄭隆慧代表說，如果以為在少數民族中就沒有右派分子、右派思想言論，那未免太天真了。

蒙族巴彥胡代表最後發言。他批駁了少數民族中某些人醉心於所謂地方民族主義形式，誣蔑黨要同化他們。他說，歷史上承認中國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的共產黨是頭一份。他指出，在民族雜居共處的情況下，各民族間互相學習，互相吸收，互相影響是客觀事實，不能說是黨要同化少數民族。他說，歷史在飛躍前進，不能死死地抱着所謂民族形式中的落後的東西。

由於時間關係，許多代表沒有機會發言。小組會日後將繼續舉行。

嫩江兩岸達族人民代表痛斥 卜林反黨集團

在九月上旬嫩江委地統戰部召開一次座談會，參加嫩江地區各民族參觀團的齊市郊區、龍江、富裕、訥河、嫩江、泰來等地的九位達族代表，在會上以無比的憤慨一致痛斥了右派分子卜林和他的反黨集團的陰謀活動。他們以切身的經歷和達族人民解放後的幸福生活，強烈地痛斥卜林集團的反黨陰謀，表示了嫩江兩岸數萬達族人民一致聲討卜林集團，堅決保衛各民族團結，保衛社會主義，永遠跟着共產黨走的決心。

代表們紛紛斥責右派分子卜林等的反黨言行，表示熱愛共產黨的心情。富裕縣塔哈民族鄉楊寶林說：“解放後在黨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我們達族聚居區都實現了政治平等，我們縣建立了五個

民族鄉，其中達族鄉就有兩個，在各級人民政權機關中都有我們達族適當比例的代表參加，全縣有九名縣人民代表，四十九名街（鎮）代表，二十三名縣街人民委員會委員；在各種學校和實際工作中已培養脫產達族幹部三十七名，這些不充分說明了達族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嗎？卜林反黨集團怎么能顛倒黑白呢！”富裕東升民族聯合社主任敖和旭和富裕縣友誼民族鄉小學校長何永寶分別例舉事實，說明了達族人民生活和文教衛生事業在黨領導下的發展。敖和旭說：“在黨的領導下，我們社有百分之八十人口過着中農以上的生活，一九五六年買皮大衣十件，棉大衣一百五十件，皮鞋七十雙，手表四塊，新被一百二十五床，社員都念念不忘共產黨的恩情。”何永寶說：“由於黨和政府的關懷，生產和衛生保健事業的發展，達族人口大大增加，人民稱頌毛主席是‘冬天的太陽旱天的雨’，說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我們達族人民真是人畜兩旺了。卜林反黨集團想挑撥我們與黨的關係是不能實現的。”

訥河紅旗社支書吳拉德眉以解放後達漢民族的團結事實斥責“達族人民活不下去了”的謬論，他說：“我們兩個民族已經完建全立了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的關係，互相串換，互相照顧，長年住在一起從不紅臉的事例越來越多，哪里有什麼‘活不下去了’呢？”龍江團結社的金銀鎖例舉了社里年年大力開荒照顧達族的事實說明了黨和政府對達族的深切關心。代表們都一致表示：卜林集團想把達族人民從黨的領導下、從我們祖國各民族大家庭中拉出去的陰謀是永遠不能實現的。

（柏振聲）

駁斥和批判卜林

党給了我辨明是非的武器 認清了右派分子卜林真面目

民族中学学生 包鳳翔

我是民族中学的学生。由于政治觉悟低，几乎被右派分子卜林拉过去做他的帮兇。幸虧学校組織反右派学习和斗争，我才認清了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陰謀，站穩了工人階級的立場。

第一次看見卜林在省政协会議上的發言，我还以为他的發言很正确呢，認為他是能給少数民族办事的好干部。齐齐哈尔日报提出对他批判時，我仍然認為他發言中的錯誤也不过是詞句上的不当，主要是狹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过于濃厚的原因，所以我还替他辯解过。經過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等文件，用毛主席規定的分辨毒草和鮮花的六項政治标准來衡量卜林的發言之后，明白了他那是在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荒謬言論，發覺了我自己过去盲目拥护卜林發言的錯誤。

根据我的新的認識，首先卜林在破坏我們党的民族政策。如他說达呼尔族区“挂上民族的牌子，不做民族的事，挂羊头、賣狗肉……”“臥牛吐朝氣頂天，真是达呼尔族人的天下，梅里斯死气沉沉，达呼尔成了無娘之子”。听了茫哈区長的报告，实际情况和他說的完全相反，梅里斯的达呼尔族人民生活也是一片朝气和異常活躍。其次，他破坏各族之間的友好团結，如卜林說，我們在漢族中間活不下去了。实际上是活的非常好，也团結得很好。再就是他

反对党的領導和反对社会主义建設。卜林不断地想念着过去的“兴安东省”、“达族办事处”，不滿今天党領導达呼尔族人民，反对農業合作化，甚至污蔑合作化后达族吃不着牛奶，孩子們活活餓死了，說人民生活下降了。这都是他捏造或誇大事实，向党和人民政府展开瘋狂的進攻！企圖实现他自己的政治野心。卜林的这种惡毒的進攻，是披着我們少数民族的外衣，手里拿着民族自治的旗幟，有計劃、有長期准备的進行的。不是象他“檢討”說的那樣，是腦子一熱說出來的，他的每句話都有見不得人的目的。确实蒙蔽了我們許多同学。但是，現在我們都已清醒過來了，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來面目完全暴露出來了，他的罪惡的企圖完全落空了。这又一次生动的証明：达呼尔族人民只有在党的領導下，才能不迷失方向，不遭受暗害，順利地建設社会主义。

不容許卜林誣蔑党

中央民族学院达呼尔族学生 敖智賢

我是中央民族学院的达呼尔族学生，因事回家，在最近看到卜林六月十二日在黑龍江省政協委员会會議上的發言。

看了他的發言不能不使我憤怒，是啞巴也要說几句話。在他的發言里，否認了党的領導，歪曲了党的民族政策，分裂漢族与达呼尔族之間的團結，抹殺了党和少数民族的親密关系。也有某些情况被他誇大了，不符合实际。他的發言只能对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滿的人有利，而对廣大的达呼尔族人民是不利的。請問卜林先生到底是替誰說話呢？

不錯，达呼尔族人要求区域自治。但絕不象卜林先生說的那樣“达呼尔族沒有自己的衙門，我們在漢族中活不下去了”。

我們达呼尔族人在过去几个朝代里，一直是受外族人欺压的。

尤其是在伪滿洲國時候，我們达呼尔族人几乎被日本鬼子同化了。那時候，达呼尔人生活不如牛馬，少数在学校念書的人，接受的也完全是奴化教育，并且完全用日本語講課。这些卜林先生不会不知道吧！

在英明的、偉大的中國共產党領導下，达呼尔族人民才同各族人民一道得到解放，解脫了三大敌人的压迫。解放几年來，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輝照耀下，达呼尔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日新月異的改善。僅以我个人为例：我已故去的父親，放了一輩子牛，生活过得非常苦。現在呢，說过得好是不够妥貼的，應該說过得非常好！过去連褲襪都穿不上，現在穿的是料子服、皮鞋等等，特別是还上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中央民族学院學習，在从前这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我們在学院學習，受到的照顧非常周到。学院根据各族的生活習慣，設立了各种食堂，每年國家还支出很多錢給同學們做民族服裝，所有同学一律享受助学金之外，还領到家庭生活补助金……在北京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華大学、中國人民大学、北京工学院、气象学院、北京医学院等等，都有达呼尔族学生。这种种，难道說不是党對我們的照顧嗎？这不是党為我們民族培养高級人才嗎？我記得卜林先生在一九五六年末曾經參觀过我們的学院，并和全院达呼尔族同学合影，很清楚地看到了党对少数民族是怎样的关怀，不也是事实嗎？为什么說达呼尔族人在漢族中活不下去了呢？这不是有意地誣蔑党又是什么呢？

卜林先生又說“达呼尔族人变为無娘之子”。請問卜林先生：中國共產党不是我們的親娘嗎？这个鉄的事实誰敢否認！正因为我們有了親娘——共產党，我們达呼尔族人民才有今天这样幸福的生活。而你所想望的親娘——国民党，早已被革命的洪流冲刷去了！

卜林先生，我誠懇地劝告你：趕緊转变态度，回到人民的立場上來，和廣大达呼尔族人一起建設美丽的家園——社会主义社会。否則，你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達族的幸福

齊齊哈爾醫士學校一〇一班達呼爾族學生 單淑芳

共產黨是我們達族人民最親的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達族人民的幸福！

在過去，我們達族人民不但受地主壓迫和剝削，還受大民族的歧視，出門不敢說本族的語言，更不敢說自己是達呼爾族人，所以長時期就根本沒有達呼爾這個詞了。那些年代，絕大部分達族人民過着吃上頓沒下頓、過夏天愁冬天的飢寒交迫的生活。以我家為例，我父親給地主常年扛活，還維持不了家裡的最低生活，全家五口人就有一床露棉花的破被，除了我父親有一條破棉褲以外，母親和我們姊妹三個都穿短褲襪過冬。更使人痛心的是我的小妹生下來後因為沒有衣服一直用麻袋包了七、八個月，因受凍患病無錢治療，終於死去了。能說這是值得留戀的好生活嗎？

可是從共產黨來了以後怎麼樣呢？黨領導我們達族和全國人民一道翻了身，成了國家的主人，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結束了牛馬不如的貧困的、受奴役的生活，有了房子住，有了飯吃，有了衣穿，有了書念，很多達族兒女參加革命工作，有的擔任了領導職務。我家也再不受飢寒的威脅了，全家不只都有衣穿，都有被蓋，而且還準備了一套被褥專門做招待客人之用呢！這是生活不下去了，還是生活得很好呢？

再說黨關心我們達族人民，也是非常周到的。黨很注意培養少數民族醫務人員。在我們醫士學校的一〇一班就有三名達族同學。我只有六年文化程度，調來學醫士本是不可能的，我起初也害怕跟不上。可是到校後，事實完全是另一個樣子！學校和老師、同學對我們特別關心，怕我們不明白，老師講課一遍再一遍地重講，漢族同學也耐心幫助，使我保持較好的成績。我們和漢族同學也處的象

親姐妹一樣。再如人所共知的黨和政府為我們達族想辦法創造自己的文字，這是我們過去做夢也想不到的大喜事：這不也是黨和政府對我們民族關心的表現嗎？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黨是達族人民的救命恩人，永遠跟着黨走就永遠幸福，沒有共產黨也就沒有達族人民的幸福。因此，誰要反對黨或妄想讓我們離開黨，我們全民族就起來粉碎他的陰謀。對於卜林也是如此。你如果不及早認罪自首，真心悔改，達呼爾族中間就將沒有你立腳之地。我們是不容許你這樣發瘋的野心家得逞的！

寄語莽格吐社的人們

高唱你們迸發自心靈的頌歌
要提防卜林反黨集團的暗箭

齊齊哈爾日報記者 程 豁

記得上次訪問你們的時候，正是你們社獲得空前豐收的時候。那時你們這個以“塞外荒村”著稱的村落是一片歡騰，一片歌聲。到現在我耳中仍響着你們村男女老少都會唱的那支達語歌子。你們告訴我，那是為了感謝黨和政府給修了大壩，使多少年的願望實現了並獲得大豐收而自己編的。我不懂達語，你們還用漢語翻了過來，歌詞全文記不清了，在我印象里最深的是你們在歌中反復唱的一句：“共產黨是親娘，毛主席象太陽。”當時我很激動，你們達族人是多麼善於表达自己的感情呵！

在你們那里我聽得最多的，是關於那道長堤的故事，是關於被那道長堤環護着的、你們的故鄉——莽格吐的今昔。

安主任、王德、鄂章壽、多明德老大爺，還有勞動模範蔡老大娘，沒一個不興奮地談起黨、政府和大壩、豐收三者的聯繫。你們談的都是那樣有根有據，那樣實在。你們的結論是：“有了黨和政

府，才使几輩子修壩擋洪水的夢想實現了；再加上高級社領導的好，才有了丰收和改善生活。”你們的話很朴素，但却是真理。如果我記的不錯的話，你們去年一共打了九十六万多斤糧食，超过一九五六年百分之一百四十；第一次混种的苞米大豆一垧地竟打了一万斤糧；这不是奇迹嗎？丰收，使你們想起过去几十年來連年水災的悲慘生活。何鄉長對我說：“从一九二五年以來，三十一年中有二十三次大水災。一九三二年的大水，不但顆粒未收，还淹死、餓死和得伤寒病死了六十四人。”你們說，想起了这些就更不知怎样感謝党和政府了。不，去年你們不是第一个完成公購糧的任务嗎？我去那時候，社里和社員不是都在挑选了最好的（特等、一等）糧食源源不断地往市里送嗎？虽然我和你們相处的日子很短，但我自信是了解你們的这种心情的。可是你們知道嗎？右派分子卜林反党小集团却污辱了你們，他們企圖“强奸”你們的意志。这个狂妄的反党小集团竟在达族学生和群众中間散布什么：“莽格吐的大壩是卜林建議卜林張罗修的。”不知道你們听到后有什么感觉。記得，你們曾對我說：在一九五五年的夏天，高市長和聶局長及建設局的有关干部親自到你們那去視察，研究了你們自己提出的修堤方案。高市長說你們提的計劃——修十里堤，不是長远之計，不能解决根本問題，而且告訴你們，政府决定修一条从莽格吐一直伸向甘南、富裕縣境的三十三里長堤，并且馬上就修！你們从沒有料到这样快，都兴奋極了，大伙圍住了高市長表示政府給修堤什么都豁出來干哪。就这样，在一九五六年春天，政府動員了郊区六百多个農民义务支援莽格吐修堤；为了不悞春耕僅僅用四十三天的時間，就突击修完了这条長堤，國家为此花了三万多元。当夏天洪水襲來時，它却滾不过堤壩，四百多垧地庄稼得到空前丰收，从此全村男女老少对党的頌歌唱的更响亮了。在这动人的叙述中，我从來沒听说过有什么卜林曾經帮助过你們挖过一鍬土或是“建議”修堤的事；在市里也察不出任何卜林會“建議”修堤的根据！

上次的三級干部会上我碰上了安支書，我們一見面就談起了这

个問題，他說你們对此也十分气憤，安支書說：“壩是党和政府及郊区農民兄弟幫助修的，我們莽格吐达族人民感恩不尽，这連小孩都知道，他——卜林連这大壩看都沒看見过，这謊言該多可恥！他妄想把党的成績放在他卜林身上，破坏我們达族和党的感情，叫我們崇拜他，可是事实真象我們很清楚，誰是恩人誰是敌人我們全明白，卜林反党集团的算盤打錯了，我們达族人民一天也不能离开党。”接着他又告訴我，就在卜林在省政协会上放毒的時候，党和政府又組織郊区各族農民弟兄幫助你們把原壩加寬加高，听說最高地方加高了一倍，普遍加寬一公尺，这样再有洪水，你們也不用担驚受怕了。安支書說：“这又是一个例子，擺出來叫大伙說說，是誰处处為我們着想，是誰在一心破坏我們！”当談到卜林右派集团用“民族習慣”煽动你們反对在草甸子上开發稻田時，安支書很慷慨地說：“民族習慣和社会主义矛盾嗎？不对，我認為：如果民族習慣妨碍我們在党的領導下走社会主义道路，阻碍我們达族人民經濟繁荣的話，那我們寧可不要那种落后的民族習慣！”你們听：这话多么中肯有力。是的，右派分子他們是企圖用“民族感情”“民族習慣”俘虏你們上当，做他們反党的帮兇，这是明擺着的。你們——过去曾經受过各种苦难的达族人民，和右派分子誓不兩立，这是值得你們驕傲的。要知道卜林反党集团是要停止你們“共产党是親娘，毛主席象太陽”的歌声，要你們离开党和社会主义，以便在他們“領導”下作順民的。为了保衛你們热爱的党，为了你們向往的社会主义，为了永远唱着你們迸發自心灵深处的頌歌，你們可要警惕呀！防范卜林反党集团的暗算，并拿出力量來，徹底粉碎他們的陰謀。

我市梅里斯达呼尔族区

少数民族教育事業發展巨大

郊区有少数民族学校二十一所、学生两千五百余人，窮人家的子女为生活而从事放牛放馬的工作是一去不复返了。

齐齐哈尔日报記者 傅 華、程 豁

人們看了卜林的發言不禁要提出其中的一个問題：我市郊区少数民族的教育事業到底怎么样呢？为回答这个問題，我們到郊区進行了訪問。事实告訴讀者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和合作化的成就，使我市郊区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事業有了巨大發展。

請看下面事实：解放前，在我市郊区範圍內只有一所少数民族学校，其中絕大部分是地主、富農的子弟，窮人家的子女，只能有为地主、富農放牛放馬的机会。

解放后，党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在大家庭中同各兄弟民族享有一律平等待遇，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事業受到党和國家的关怀。農業合作化，使少数民族的学校教育事業獲得更加迅速的發展。目前郊区有少数民族学校二十一所，其中以达呼尔族学生为主的小学和完全小学十八所、朝鮮族学校二所、蒙古族学校一所。在这些学校里有各少数民族学生两千五百三十一人。下半年少数民族在学人数还将有很大增加。在適令兒童就学率方面，也受到了國家的照顧，如上学期全郊区適令兒童就学率为百分之八十四点一，而少数民族兒童就学率，則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我市梅里斯达呼尔族区的少数民族中，不僅有兩千五百余兒童在農村学校讀書，而且在我市民族中学和实验中学还有四百多人受中等教育。中央民族学院和民族学院附屬中学，也有郊区少数民族的学生九人。

我們在雅爾塞民族鄉奈門沁屯，了解了這個屯和一個普通家庭解放後在教育方面的巨大變化。一九四七年在這個屯擔任文書工作的地主在土改中被群眾斗垮，為了填補這個工作的缺額，在全屯六十多戶居民中，找不到一個在文化程度上稱職的人，最後不得不由僅有二年文化程度的鄂文寬同志擔任，由當時領導土改的幹部作顧問。現在，這個屯不僅有幾十名兒童在學校讀書，有高小畢業生參加了農業生產，而且在民族中學和實驗中學有九人受中等教育。記者訪問了鄂文寬同志的家庭。在這個原來是貧農的達族家庭里，現在有四個學生在學校里讀書，鄂文林和鄂文生分別在我市實驗中學和民族中學受中等教育。從這個祖輩上從沒有過讀書識字人的家庭的變化，不難看出少數民族的教育事業，正在飛速發展。

卜林為什麼攻擊黨的少數民族教育政策

周宗魯 強義文

卜林身為民族中學付校長，對黨的少數民族教育政策並不是無知，對我市民族中學幾年來的發展也不是目無所睹。但是右派分子卜林為什麼口口聲聲說黨不關懷少數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說黨不關懷少數民族學生的生活呢？問題很明顯，除了別有用心之徒，有意污蔑黨和攻擊黨，挑撥黨與少數民族關係的右派分子，有誰會這樣說呢！

事實勝於雄辯，讓我們僅把我市的少數民族教育擺在面前，大家也會作出正確的論斷，粉碎右派分子的無恥謠言。我市民族中學的校舍是1952年修建的，造價很高，有暖氣設備，有專用教室。到1955年又擴建了宿舍和禮堂（兼作飯廳），全校建築物總面積6,100餘平方公尺，投資額相當於我市四中、七中及通東路小學三

个校舍的总建築費。民族中学学生数量的增長是非常迅速的，現在学生人数为1949年的6.7倍，并且增設了高中班、中师班。今年民族中学初中畢業生124人，考入高中102人，就学率为82%，而我市一般中学初中考入高中的就学率还不到30%。从民族中学的民族成份來看，在1954年合省当时蒙族学生266人，达族学生228人，索倫族7人，滿族2人，吉尔吉斯族3人。可是現在呢，达族学生已达462人，蒙族学生415人，索倫族13人，吉尔吉斯族3人。人們可以看出达族学生的增長最快，但我省达族人口却不及蒙族人口的一半。卜林說党不关怀少数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人們不禁要問：卜林是根据什么說的？面对上述事实，卜林还敢狡辯嗎？請問沒有党对少数民族教育事業的关怀和正确領導，民族中学的發展是从何而來的呢？不僅如此，我市除民族中学外，尚有朝鮮中学，朝鮮小学各一所，郊区少数民族子女就学率現已达到85%以上，这是旧社会所不能想象的。卜林說党不关怀少数民族教育，这不是污蔑党，意在挑起少数民族对党不滿，从而达到卜林推翻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卜林为了挑撥少数民族学生对党不滿，他处心積慮地在少数民族教育補助費和助学金上大作起文章來。对于生活上本無困难的学生，卜林为了拉攏他們，却偏偏給予補助。而对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学生，卜林反而不給補助，并将責任轉嫁給党和政府，以便造成这些学生对党对政府不滿。可是問題的真相不容歪曲，國家对少数民族学校給予格外照顧。我市民族中学从1954年到現在共得補助費28,900元，另外还有助学金。享受助学金的学生，初中班占11%，高中班占21%，如果連同補助費計算在一起則初中班学生有37.2%，高中班有45%得到補助費和助学金的照顧，以解决学生在校學習的困难。但我市一般中学助学金僅占6.5%—9%，和少数民族学生比較相差很远，难道說这也是党不关怀少数民族学生嗎？

卜林戴着“代表达族利益”的假面具，披着少数民族的外衣，打着“自治”的招牌，利用各种可乘之机，無孔不入地在尋求污蔑

党攻击党的政治資本，妄圖推翻党的領導，建立卜林的獨立王國，實現卜林集團的“天下”。我們齊市的全体教育工作者，對於卜林這樣一個陰謀反黨集團的首惡分子，絕不能讓他逃脫，為了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我們要與卜林鬥爭到底，直到他老老實實向人民低頭認罪，繳械投降。

黨和政府珍視達族的藝術遺產

楊 蔭 彭

誰說“達呼爾族成了無娘之子”？

齊齊哈爾日報連續登載文章指責右派分子卜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有力地揭穿和回擊了卜林對黨的有意誣蔑和惡毒的進攻。卜林說：“……達族群眾在漢人中活不下去了，成了無娘之子”。這真是荒謬以極，我想僅就近二年來在開展少數民族藝術活動方面略舉幾個事例，讓大家看看，黨和政府對達族人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呢？還是象卜林所說的那樣，變成“無娘之子”了呢？

首先，我想從歷屆的文藝會演談起。兩年來，省市所舉辦的幾次規模較大的民間藝術會演中，從有証可查的文件上來看，都是首先肯定了以達呼爾族為重點的。事實也的確是這樣，比如去年和今年我們組織的兩批赴省彙演的藝術代表隊，包括了漢、滿、朝、回、達呼爾等五個民族，而達呼爾族的演員就占了總人數的百分之五十。這無非是黨和政府為了大力扶植達呼爾民族藝術遺產，才這樣做的。

兩年來，在開展農村的文化工作中，市、區直到文化館（站）又是以輔導和培養達呼爾族的藝術為重點的。對雅爾塞鄉哈拉屯達呼爾族業餘劇團從未放棄過領導，市曾組織過專人多次下鄉幫助輔導文藝節目，市人委也花費了不少經費為這個劇團充實了民族服裝，致於郊區茫哈等領導同志對這個劇團關心和重視的例子更是舉

不勝舉。

出色的業餘民間歌手——何德志同志，就是這個鄉幸福農業社的社員，五四年以前，他還不會唱歌呢！經過不斷的培养，他不但把達呼爾族的歌聲唱到了齊市，唱到黑龍江省，而且還唱到了北京。

記得去年在我與何德志同志臨離開哈拉屯赴首都的前夕，社里還開了個歡送會。那種無比激動而又興奮的場面是難以形容的，五十多歲的何崗嘎老太太就說過：“我們達呼爾族能到北京去唱歌，還是有史以來的頭一回，解放以前，做夢也不能想到！”當我們乘上汽包車啓程的時候，許多人在後面追趕着已經走遠了的大車，齊聲地說，一定要讓何德志給毛主席捎個信，說我們達呼爾族在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擺脫了貧困和民族間的欺凌；並且正在和漢族老大哥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并肩前進呢！

當我回憶起這些真正的達呼爾族人民那種真摯純朴的語言的時候，他們對黨和毛主席是如此的尊敬和愛戴，甚至比親人還親。但是，卜林却是站在達呼爾族人民意志的反面，不難看出，他只不過是屬於那一小撮反黨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

達呼爾族的青年農民那因泰同志曾為“四季歌”編過一段新詞說：“共產黨呀毛主席，達呼爾人民永遠跟着您，合作社是幸福的根，要把那貧困消滅盡。”難道這還不能足以證明達呼爾族人民對黨、對現在這種美好的生活的贊美和歌頌嗎？

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和達呼爾族的朋友接近較多，和卜林先生也有過一面之識。那就是我們曾邀請他參加過兩次“赴省會演藝術代表隊”的節目審查座談會。會上，除卜林先生外，幾乎全部都作了發言，但卜林先生却是以輕率、冷淡的眼光，一味抹殺本民族的優秀藝術遺產。

正當全國展開反對右派言行的現在，我們應當進一步劃清界限，徹底粉碎右派分子反黨反人民的陰謀，除掉這些毒氣和毒草，也希望卜林先生，懸崖勒馬，改邪歸正。

卜林口口声声說「为了达族人民」

實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破坏民族团結

范景陽

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多半是以伪善的面目出現的。喊几声共产党万歲，故意提几点成績等等。可是他們骨子里却又是一碼事，这是他們的慣技。达族的敗类、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卜林口口声声所說的“为了达族人民”，不外也是这一套把戲而已。

我这么說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卜林今年在省政协会上（見六月十二日黑龍江日报）所發表的反动演說。为了方便起見，不妨从他演說中提出几个問題來解剖一下：

第一、卜林反对共产党領導歌頌敌伪統治

卜林在發言中一开始就污蔑共产党。他把人民政府說成“挂羊头賣狗肉”。他把几年來在共产党領導下过幸福生活的达族人民描寫成是“他們离开自己肥沃的土地的時候，离开他們黑龍江民族故鄉的時候，每个人莫不感嘆、留恋自己可愛的故鄉”。在共产党領導下的达族人民真是到了这样流离失所的地步了嗎？他为什么把共产党領導下的达族人民生活說成这样黑暗呢？其目的只在于反对共产党領導达族人民。那么卜林想把达族人民領到那里去呢？他說：“民國時代有达呼尔族办事处，伪滿有过达呼尔族的兴安东省”。卜林的意思是說現在还不如旧中國和伪滿了，那時候达族人民还有自己的办事机关哩。实际是这样嗎？这不是卜林歌頌敌伪統治又是什麼呢？

卜林的反党不止于此，他已經惡劣地干涉了共產黨的組織生活了。大家看吧，他在省政協會上的發言中反對黨組織管理自己的黨員。他認為這是“粗暴的打擊”、亂扣帽子等等。大家是懂得這樣一個道理的：共產黨的利益的各族人民（包括達族人民）利益是一致的。但有些黨員不承認這一點，用狹隘民族主義觀點來看待黨的政策，甚至跟卜林這類野心家屁股後跑。在這時候對達族人民關心的黨的組織、黨的領導幹部完全有必要教育自己的黨員，這是黨內正常生活的表現。如果這些黨員不接受黨的教育，死心塌地的跟右派分子跑，這是黨的鐵的紀律所不允許的，因此就應當開除他們的黨籍。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卜林反對這樣做。他之所以干涉到黨內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就是他反對黨對黨員的領導，而要聽他的領導，以便達到個人野心家的目的。

第二、卜林反對達族人民走社會主義道路

卜林發言中特別贊揚達族的過去生活。說那時的“牛體高身壯耐力強”卜林所指的牛是誰的呢？很顯然那是長崗子地主老鄂家的牛，奈門沁地主鄂文奎的牛。窮苦的達族人民在那時候自己生活都維持不了，能養起“體高力壯”的牛嗎？可是卜林說：“自從農業高級合作化後，牛的死亡率達到驚人的數字了”；“達族人民叫苦吃不着稷子米”了；“生活習慣得不到保證”；學生“中途退學率不斷增長”等等。這就是卜林嘴中出來的農業合作化的“罪過”。照卜林看，農業合作化後，達族人民沒走向幸福生活，相反的到了被消滅的邊緣了。不說別的，就拿牛的死亡說吧，因自然災害而造成牛的死亡，在達族人民養牛史上並不是沒有發生過。現在如果不是農業合作化，普通農民怎能經得起天然災害的打擊呢？可是卜林把這樣美好的生活說成烏煙瘴氣的一切災害的根源，充分暴露了他反社會主義的惡毒的用心！

第三、卜林破壞民族團結

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國兄弟民族都是這個國家組

成成員之一。他們都享受着憲法所規定的一切自由。我們的國家沒有民族壓迫。如果硬說有的話，也僅僅是歷來統治階級所造成的民族隔閡的余毒，而這也正在消逝中。可是卜林把今天的民族關係說成黑暗一團。說什麼：“不建立達呼爾衙門，我們在漢族中間活不了啦！”“我們算受不起這個氣了，只好和他們動武了”。這符合實際嗎？可以斷言，除了卜林這類分子外，沒有一個達族老鄉說這樣的話。大家想一想，按着卜林這樣氣憤味道建立起來的“自治州”不是卜林的獨立王國又會是什麼呢？請問卜林先生，你口口聲聲說“黨的区域自治政策滲透在少數民族的心里”，是實在話嗎？對於你究竟滲透了什麼？我們國家里除了最早的內蒙古区域自治外，相繼有了不少区域自治機構，比如最近的廣西僮族、寧夏回族等等。可是這些区域自治，是在漢族中活不下去才自治的呢？還是在各民族親密團結的基礎上更好地發展本族而自治的呢？道理很明顯，我國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團結上加團結的区域自治。卜林用挑撥離間手段達到個人目的的“自治”，除了只能破壞民族團結外，又會有什麼好處呢？

上述三點，原是卜林自己供認出來的。至於隱藏在卜林骨子裡的更陰險的東西，我想在我們郊区達族人民覺悟起來之後，定然會真相大白的！

鑿鑿有據達族并非無娘子 蜚蜚無憑卜林倒是掛羊頭

波 濤

卜林說現在達族是“無娘之子”大概是說這些人的遭遇不如過去吧！子總是有娘的——否則身從何處來？現在沒娘了，娘那里去了呢？我看是他指的“達族辦事處”，“興安東省”被歷史的車輪碾

碎了的原故。这么說也許卜林不心服，他会說“我的意思只是說这些人的生活不好，并無別的意思。”那么我也举事实作証，也能毫不費力地駁倒你，怎見得，請看下文。

一九五六年春，我隨着市人委組織的賀喜隊到郊区去祝賀農村全部合作化。農民（包括達族）對合作化昂揚的熱情，對祖國远景神話般的憧憬，毫無疑問對我這個連苗也不認識的人是一次深刻的階級教育。這些且不去說它，單說歸途中遇到的一件事。我們在臥牛吐、崗子屯一共呆了五天，回來時走到了哈拉屯，被屯中的老鄉包圍住了，定要留下住一宿，因為賀喜隊帶着文娛節目。那股熱情真使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至今也還沒有忘怀。我和幾位同志被分配到東頭一個達族老鄉家里，主人是位年過半百的老大爺，他操着生硬的漢話叫媳婦給我們安置住處，住不下可以到糧炕上去幾個。我以為是不燒火的涼炕呢！實際上是烘干糧食的炕，緊挨着爐灶比哪都暖和。晚飯是稷子米干飯，豬肉炒酸菜粉、土豆蘿卜湯，還有兩碟達族特有的酸咸菜。那時不是年也不是節，吃這樣的飯，我們都感到奇怪。老大爺習慣地拿起酒壺給我們每人滿上一盃，主人的盛情使我們有些靦腆，直門說老大爺千萬別拿我們當客人待，也別吃这么好的飯。主人說這就是便飯。說完他老激動地跳下炕，領着座在炕邊上的幾位同志，到外邊看了看凍藏着的豬肉——看來足有好幾十斤，旁邊還有兩只孢子大腿。并說酒是頓頓不缺的。等我們吃完了飯，老大爺才喝完酒開始吃飯。他始終對我們沒喝酒這件事感到不滿意。到了會場想把我們吃豬肉酸菜的幸運向同志們誇耀一下，想不到我們並不是唯一的幸運兒；吃着豬肉的不光是我們幾個。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無娘之子”的生活狀況。

卜林也許要問：“你住在誰家了？”這可真有點抱歉，我沒記住主人的姓名。但這不要緊，我看也不屑記住，因為象這樣的主人，在卜林認為是“無娘之子”的哈拉屯里我可以找着許多，幾乎可以說差不多家家如此。

回过头来看一下卜林，到真象个“無娘之子”。因为伪滿建國大学、兴安东省以及民國時的达族办事处，这些卜林認作親娘的玩藝，都天不从人愿地成为歷史上罪惡的記錄了。看來，这位“伪滿移民”也算“心怀大志”但可喜的是歷史不会重演。一九五七年的年代表上再也不会記載称霸一方的“壯举”这个挂为民族請命羊头，賣反党反社会主义狗肉的卜記肉舖也必然是房倒屋塌、众叛親离。正是：

哀哉卜林無親娘，
溯源丑类尽消亡，
蜉蝣撼樹空留恨；
称霸馭民盼断腸。

揭露卜林 警告卜林

郭 嵐

作者呼吁：我們坚决不允許卜林这样的人當我們民族的代表。我們达呼尔族人民要團結一致，粉碎卜林的丑惡的陰謀。

要說卜林在省政協委員會議上的發言有个特点的話，那就是：有意混淆是非，捏造事实，挑撥达呼尔族人民和中國共產党的血肉不可分的关系。

我是一个达呼尔族人，生在达呼尔族区莽格吐鄉，一九四八年在达呼店参加工作。虽然現在不在郊区工作了，但我和郊区一些同志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在莽格吐鄉住的親友也常到我家來，所以我不断地听到故鄉的幸福生活情况，听到高級合作化以后的新气象更多。和同志或親友們談到家鄉生活時，他們都笑容滿面地說：共產党真好哇！过去誰拿咱們当人看，現在真是当家做主了，入社后收入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孩子們也能念書啦，每家都有了

奶牛……只要好好劳动，就不愁吃穿。这些鉄的事实都証明了我們达呼尔族人民在中國共產党的正确領導下，生活上升了，而不是下降了！这情况和卜林說的不是恰好相反嗎？卜林先生代表誰的利益，站在什么立場上，替什么人說話呢？

卜林先生說什么伪滿兴安东省是达呼尔族省。不用我說，受过日本鬼子十四年奴役生活的达呼尔族人民都会很清楚：那時候哪有人承認有个达呼尔民族？哪里又会有达呼尔族的省呢？在伪康德十年，我随着母親冒險去海拉尔謀生活，到警察派出所去“落戶口”時，因我說是达呼尔族人，那里的警察大发脾气，他說：“什么地方也沒听說有这么个民族！”他逼着我寫“蒙系人”，从那時起，我們就变成了蒙古族的了。只是有了中國共產党的領導，在偉大的民族政策照耀之下，我們达呼尔民族才被承認，現在还有了达呼尔族区，党并关切地帮助我們創造自己的文字。这几年來，达呼尔族人民的經濟、文化和衛生等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并培养了本民族的干部和科学医务人员……面对这种情况，卜林硬說达呼尔族变为無娘之子，这不是恶毒的誣蔑是什么？也許卜林指的是他那反动思想成了“無娘之子”了，但这不正是廣大达呼尔族人民應該高兴的嗎！

总之，我認为这都是卜林为了實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才这样無中生有地進行煽动。据說有的人过去曾認为他能代表达呼尔族人民說話，而且說他說的很有道理，这是需要警惕的。我建議盲目拥护卜林的同志和青年学生們，从立場上檢查自己，嚴格地和卜林划清界綫，不要上他的当！

我呼吁：我們坚决不允許卜林这样的人當我們民族的代表。我們达呼尔族人要團結一致，粉碎卜林的丑惡的陰謀！

最后也正告卜林先生：你的野心是一种妄想，你的鬼把戲我們看得很清楚。你的这种言行，既不是什么狹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是學習不够，而主要是由于你的反动階級出身和反动的思想所支使的。我們热爱共產党，拥护共產党。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比

父母还親，沒有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就沒有達呼爾族人民的幸福。企圖離開破壞黨和達呼爾族人民之間的关系，最后遭殃的只能是你自己！

坚决向卜林反党反社会主义 言行進行斗争

范 景 陽

这篇文章指出卜林的陰謀在于挑撥達呼爾族人民同黨的親密关系，妄想把達呼爾族人民引到災難中去。作者提醒齊市一帶達呼爾族同胞要擦亮眼睛，認清是非；青年學生要警惕別有用心的煽動；熟悉卜林的包勒、呼賀、莫爾根等人應站出來揭發卜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聽到卜林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后，激起我的極大憤恨。一句話，卜林是想挑撥達呼爾族和中國共產黨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我們要堅決粉碎他的這種陰謀。

我是一個蒙古族，我於一九四六一—一九四九年在齊市一帶達呼爾族集中地區工作過。曾在達呼店區、臥牛吐區做過區長。雖然現在不和達族同志們一起工作了，但一直到现在還和達族的老鄉和同志們保持着密切的來往。

過去的時候聽到卜林這些人活動搞什麼“自治州”等事情后，我心里又擔心又感覺奇怪，同時也還是放心。擔心的是卜林怎能給達族同胞創造幸福呢？奇怪的是，卜林這類人怎麼又成了達族人民的“代表”了呢？我所放心的是：首先中國共產黨絕不會答應卜林這類人的要求而叫他們隨便擺布這一帶達族人民的。黨要用極大的耐心來使達族同胞認識真理的。其次完全相信共產黨領導下覺悟了

的达族人民也絕不会离开共产党而听凭卜林这类分子的擺布。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达族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卜林这类分子挑撥不了的。

现在卜林以所謂“代表”达族人民利益來發洩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了。达族同胞和同志們，我們应当用事实來反击卜林的反动言論。卜林之流是否还想借什么“自治州”等名堂把达族同胞引到灾难中去！

大家看看卜林为了抹殺事实，挑撥党和达族的关系，不惜替日本帝国主义辯护了。誰說伪兴安东省是“达呼尔族的兴安东省”？凡是受过十四年奴役的蒙古人和达呼尔族人都会清楚的。伪滿把內蒙古东部地区分四个省，凡是在这些省內的蒙古民族达呼尔民族鄂倫春族和索倫族，通称都叫“蒙系”人。那个时候日本鬼子根本就不承認达呼尔族是一个民族！卜林为啥瞪着眼睛說胡話呢？卜林在这里顯然是替日寇压迫少数民族的野蛮政策辯护。

再看看“兴安东省”給达族人民帶來了什么？卜林口口声声說达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請問卜林先生在伪滿時候达族的文字是什么样呢？是的，所謂“兴安东省”也給所謂“达族”办了一些事情，那就是达族的地主和日本鬼子勾結在一起，强迫齐市一帶的达族人民往布特哈、阿荣旗一帶移民，結果使达族人民因水土不服，弄得妻离子散，有的甚至只剩了个單身漢，直到光复后才有的成村的回來，有的单独回來。什么那个所謂“达族的兴安东省”只給达族人民帶來了灾难，使达族人民受尽了苦难。

齐市一帶的达族同胞們不会忘掉，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达族的地主階級曾經利用党的民族平等、迁移自由等政策想把这一帶的同胞都迁到牙克石。目的是想使他們能在那里繼續剝削达族人民。当时他們提的名堂也是很豁亮的，叫什么“民族自治”要用“拖拉机种地”等。后来达族同胞暴露了这些地主分子（德文濱、沃維成、沃文德等……）是別有用心的“正义党”分子，是想另搞他們的“天下”。后来他們都受到在共产党領導下的达族人民的制裁！

大家知道一九四六年是各个方面都是困难的年代，解放战争正在進行，土地制度還沒改革，达族人民生活是很困难的，他們當時还不十分清楚中國共產党。但党一方面等待达族人民的觉悟，同意迁移，另一方面也沒袖手旁觀，積極地派遣自己的党员（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和达族人民一起生活了）和达族人民优秀子弟們一起進行了宣傳教育工作，使絕大多数达族同胞免受了不必要的痛苦。就是对已經迁走的人也是十分关心的，及時地派去干部組織他們生產安定生活。那些动员迁移的地主老爺們哪去了呢？他們忙于組織“正义党”，組織軍隊，想使达族人民当炮灰灰哩。在那時候如果不是共產党，誰那样关怀达族同胞呢？这里誰是恩人，誰是仇人是不难明白的。卜林說达族是“沒娘的孩子”符合实际嗎？

齐市一帶的达族同胞認識了中國共產党是真正的各族人民大救星后，在党的領導下積極地参加了土地改革，踴躍地參軍参战，并組織大生產。这样有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共產党、毛主席对达族的恩情比爹娘还親。这一点不說远的，就拿一九四六年臥牛吐区为例來說吧，除了臥牛吐村音欽村外其它村有学校沒有？現在看看哪一个村里沒有学校？記得土改時有的村沒有会寫賬的人，今天看看吧，达族的知識青年有多少？过去除了出賣民族利益的地主分子上大学外，真正的基本群众有几个人上过学堂？事实勝于雄辯。我們想一想达族人民困难的時候是誰和我們共患难了？今天的幸福又在誰的領導和帮助下才獲得的？如果沒有共產党的領導能有今天嗎？卜林之流說达族人民是“沒娘的孩子”是歪曲事实的挑撥。我問卜林先生，你的这种挑撥是达到你的什么目的呢？

听说卜林已經煽动了一些干部和学生对党不滿。这是很不幸的事。达族同胞、同志們要認清真理，別上卜林的当。卜林想要走到哪里去，只要我們冷靜地想想，那不很明白嗎？我們要警惕別有用心分子來利用我們青年同志和学生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記得在一九四六年的時候，原蒙古师范有个沃文德校長，他是“正义党”人。他曾經想利用青年学生進行反动活动，但被勇敢的有觉悟的

同學們徹底潰了。今天完全可以相信我們的青年同學決不會上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當，並且會起來反擊右派分子的！

卜林說共產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後又改說“區上掛着賣包子的幌子，里边賣的稀粥”。說這是群眾的反映。問問卜林那個群眾向你反映的？為啥卜林就會聽到這類話？卜林到過基本群眾家沒有？為什麼看不到廣大達族同胞贊揚新社會、贊揚民族平等、感謝共產黨毛主席？我就親自聽到不少達族老人計劃過晚年的事情。他們認真地計算着幾年後過啥樣好日子的事，他們是多麼向往新生活啊！卜林的眼睛為什麼看不到這些？

達族同胞是明確這樣一個道理的：我們肯定自己今天的成績，肯定今天的幸福，並不是說我們就沒有缺點沒有困難了。我們是有缺點的，如工作經驗不足，工作方法少，民族政策在某些環節上掌握不太准，民族習慣不太熟習等。但我們的困難是前進中的困難，不是過去那種受盡壓迫剝削生活不安定年代里的困難。同時也要考慮到我們的新生活還剛開始，有的地方不太習慣。這些困難也是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地困難。不是卜林說的那樣單獨達族人民的困難。就拿部分適齡兒童上不了學來說，漢族也是很多的。這些困難的克服只有親密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周圍，積極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徹底克服。不是卜林這類分子說的那樣成立了“自治州”的話啥都解決了。大家都清楚這樣一個道理吧：中國共產黨除了中國人民利益外沒有什麼自己的什麼利益可想。如果成立自治州符合了達族人民根本利益的話，中國共產黨一定會大力支持並想法做到的。就是成立自治州的話，也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才會有的事情，過去歷史上是找不到的。不是卜林說的那樣，把偽滿的興安東省也說成達族的自治省了。這種混淆是非的人說出來的“自治州”究竟是啥樣的那不很清楚了嗎？齊市一帶達族的同胞擦亮眼睛向這種有意混淆是非歪曲和捏造事實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進行堅決地鬥爭吧！

卜林的反動言論，毫不代表這一帶的達族同胞。

最後還應當說明一下：卜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不能做為他

一个人的行为来看，要卜林交代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有的人。现在在齐市工作的熟悉卜林的达族同志应当勇敢地揭发他们。比如包勒同志，呼贺同志已经不在齐市的莫尔根等人更应当积极揭发卜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提防卜林的暗害陰謀

雅尔塞达呼尔族乡乡长 鄂文宽

卜林在达呼尔族要求自治问题上，放出了离间达呼尔族同党和各民族关系的毒气。他说，过去的达族自治区朝气蓬勃，现在的梅里斯达呼尔族区死气沉沉，很多达呼尔族人民离开了故乡。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远的我不知道，咱们以奈门沁这个屯子为例吧！

这个屯大约七十户左右，今年确有六户搬走了。他们为什么搬家呢？请看看事实吧！

鄂普海，是个老中农，现在还是富裕户，一九五六年成立高级社时他是勉强参加了的，他对合作化这条道路还有怀疑不满的地方，他的亲兄弟在海拉尔住，今年正月他们搬到一起去了。

沃吉全，因为他女儿、女婿都在海拉尔工作，搬到那里是为了住到一块儿方便。

鄂定保，过去在海拉尔税务局做过工作，海拉尔税务局要他回去复职，所以搬走了。

鄂长海是个旧官吏，干不了农活，带儿子、媳妇没法生活，到海拉尔找他弟弟去了。

鄂景海是一个七十来岁的地主，领一帮孩子，不能干重活，听说富裕县草多，以为那里挣钱容易一些，搬到那里去了。

乔普玉是一个地主子弟，还有病，做不了农活，他的妹夫在海拉尔给他找到了工作。

以上六戶搬家都各有原因，沒有一戶是因為達呼爾族人住不下了才離開故鄉的。我們達呼爾族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和兄弟民族是完全平等的，有些地方還受到特殊的照顧。這方面的材料在報上已經見了許多，我不必多說。這裡再舉一個例子：哈拉屯的多有福同志，曾經參加過參觀團，到過全國各大城市，還和毛主席在一起照過象。聽說我們市長、區長都沒有機會和毛主席一起照象，而我們一個普通的達呼爾族老百姓倒受到這種少有的关照！這能證明少數民族在漢族中活不下了嗎？把沒有的事硬說成有，這不是破壞民族團結，又能是什麼呢？

所以，很明顯是卜林自己對黨和政府不滿，借達呼爾族人的名義，打着民族自治的幌子來攻擊黨和政府的。

我認為，無論什麼民族也好，都有被剝削階級，也都有剝削階級。我們不是常說“天下窮人是一家”，那麼，凡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剝削階級，不管是哪個民族的，就都是我們的敵人。替剝削階級說話，暗害我們勞動人民，不管是誰，我們就反對他！我們達呼爾族人民應該划清敵我界綫，不要受人愚弄，我們是不能離開共產黨的領導和兄弟民族的幫助啊！

卜林的發言是怎樣捏造的？

齊齊哈爾日報記者 徐 琢

卜林在他那篇假惺惺地為民請命的省政協會上發言里，聳人聽聞地說“齊市郊區新光社分社時，無故占用達族部落的網窩子、魚船魚網不肯退回。”又說，新光社漢族幹部“不准達族飲用牛奶，乳不足的嬰兒喝不到牛奶活活餓死了”，事實真象怎樣呢？最近，兩位紅火屯的達呼爾族同胞——紅升社的正、付主任金景海和吳公元給他揭了老底。

首先要交代一句：卜林所說的新光社，本該是杜爾門沁鄉的永

兴社，因为除了卜林所去过的永兴社以外，整个梅里斯达族区（郊区）是再也找不到所謂“占用达族網窩子”或“餓死小孩”之类的問題的。

卜林为了凑集向人民進攻的“材料”，在省政协会議之前，曾帶領一批人專門到全和台、罕伯岱、紅火屯等地去“收集意見”。

紅升社（紅火屯）原先和崗阿屯在一起，就是永兴社。永兴社在高級合作化當時，由于缺乏經驗，是过分集中了些，無論是在打魚、打柴問題上，还是在留田園地和留私養牲畜上，都对社員个人利益缺乏照顧，因而引起了社員的不滿。今年二月底，达族較多的紅火屯要求分社。分社當時，紅火屯代表考慮：他們要欠崗阿屯三四千元工錢，原有的破爛魚網，現已換成了新的；原有的大魚亮子也重修了，原先兩屯僅有的四台汽包車，現在已經增加到十二台了，并且兩屯一起新蓋了五間房子和磨房，等等。为了適應这些变化，使經濟上合理，他們和崗阿屯的人員一起，決定把大魚亮子归紅火，小魚亮子和一些魚網、魚船等归崗阿，他們兩相情愿，并且立下了分社契約。卜林所說的“無故占用”，就是如此。

这样分法，當時群众認為基本合理。大小魚亮子因为是連在一起的，分开后，崗阿社在小亮子打魚，就影响紅火屯的大亮子進魚，这样，兩個社的經濟利益出現了矛盾，一時沒能解决。卜林就鑽了这个空子，大叫起什么“無故占用”、“故意擾乱”來了。

嬰兒“活活餓死了”，更是無稽之談。金、吳兩人介紹：如前所說，永兴社起初对社員利益和达族飲用牛奶的習慣是缺乏照顧的。當時大約有七、八戶达族借用社里已經作价归公的奶牛吃奶，有的是餵小孩，有的是大人吃，社干部沒有加以分析，就一律把奶牛牽回，引起了不滿。所謂餓死小孩的孟兆瑞家原來並沒有奶牛，他是借用社里公共奶牛，吃社里的草，餵自己孩子的。当社里牽回牛后，他又从罕伯岱親戚家借了一条牛來餵孩子，并且又餵了兩個月以后，孩子才患痢疾病死了，根本与“餓”字無关。

五月底卜林到紅火屯的時候，这些問題，除了后来出現的魚亮

子問題之外，已全部在二月底的分社前後解決了。這是郊區黨組織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領導群眾正確解決的。這些事實，卜林全然不顧，卻把早已解決、或一時發生的個別問題，肆意地加以歪曲和捏造，說成是“不勝例舉的”、“越來越突出了”的糾紛；把兩個同是達漢雜居的屯子之間的經濟問題，說成是達族受不了漢族的“氣”了，向党向人民進行惡毒的攻擊。

事實上，紅火和崗阿的關係，在分社以後不是糾紛“更突出了”，而是問題解決了，關係越來越密切了。他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着。紅火屯今年缺菜秧子，崗阿屯主動送給他們黃瓜苗一萬來棵，辣椒秧一萬來棵，柿、西葫蘆秧各三、四百棵，紅火缺錢，崗阿的社主任親自送去三百元。崗阿社沒有稷子種，紅火屯也把自己的子種串換給他們八百多斤。就是在原先沒有料到的、唯一存在的魚亮子問題上，雖然沒有解決，但是兩社也是互相商量設法解決的。吳公元說：我們把亮子問題告訴卜林，是為了讓他轉告黨和政府快些來幫助我們解決問題，以使我們不互相影響。我們是和好的，是信任黨和政府的，誰知卜林却卑鄙地拿去做了進攻我們的材料！

卜林不僅這樣無恥地顛倒黑白，而且還惡毒地搬弄事非。他在一口承諾要把紅火屯關於魚亮子的意見反映給區上的同時，却在私下里對吳公元等人說：“他們如不給解決，你們就向法院申訴，不告不出頭！”煽動人們大打大鬧，連區上也一齊告發。回過頭來，他又到區上裝作好人，說是群眾要去告狀！

偽君子卜林就是這樣唯恐天下不亂的。

“兴安东省”原是人間地獄

——訪在“兴安东省”生活过的人們

齐齐哈尔日报記者 傅華、程豁

卜林先生竭尽全力想为达族人民建立一个“兴安东省”。“兴安东省”对于达族劳动人民是天堂还是地獄呢？記者在郊区走訪了曾經被迫迁往“兴安东省”的乔永德、孟銀海、鮑和長、鄂文祥、鄂金城、白永德、鄂景福等十余人。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三年間(即康德六、七、八年)日伪統治者为了巩固其法西斯統治，分裂各民族的团結，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利用誘惑和威脅的方法，曾先后强迫我市郊区一帶大批少数民族迁往“兴安东省”。当时少数民族在日伪和民族上層人物的統治压迫之下，真是瞻望前途不寒而慄。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听信了統治者們“迁往兴安东省可以給房子給地，給牛給馬，可以不当劳工和國兵”的諾言，他們幻想着到那里去通过勤恳的劳动擺脫貧困；有些人受了“少数民族都搬走了，留下不去的就得叫漢族人給滅种。”等欺騙性宣傳；也有些人不相信統治者們的鬼話，不愿意迁往“兴安东省”去，但是他們的家財被强迫裝在車上，他們遭受着無情的棍棒威脅。于是，那三年在郊区一帶就迁去了一千多戶。到了“兴安东省”以后，前者的希望成了泡影，中者才醒悟是受了欺騙，后者也只好似牛如馬地被迫在那里定居下來。

俗語說，家鄉可愛，故土难离。迁往“兴安东省”去的少数民族，在經受了六、七年的人間地獄生活之后，成千的人死掉了，許多个家庭在苦难中消亡了，可是活着的人，解放后受到了党和政府关怀照顧，一些人在那里真正分得了房屋、土地和牛馬，在那里安居下來。更多的人按着自己的意愿，又重新返回了郊区一帶，貧困的魔鬼才真正和他們永別了。

在雅尔塞鄉人委后边一个整潔的小院落里，住着一位在“兴安东省”遭受悲惨命运的孟銀海老社員。一九四〇年孟銀海全家有十六口人，弟兄四人給地主抗活，拚命地劳动也难以維持家中最低的生活水平。就在这个时候他們以第一种人的希望，弟兄四人分作兩戶（宣傳說每戶可得六百元錢）報名去“兴安东省”。坐了三天兩夜大車以后，他們到了兴安东省布特哈旗齐齐哈鄉第九村。因为沒有房子，用草搭了一个窩棚。全家十六口人就在这个窩棚里好夕度过了当年冬季的嚴寒。第二年全家大小一齐劳动，勉強开了六垧荒地，到秋后总共才打兩麻袋稷子，不够吃，孟銀海就去給人家赶大車，掙点工錢添补家里買些粮米。即使生活这样困苦“出荷粮”也沒有把他們放过，因为交不上“出荷粮”，孟銀海的大哥遭受了毒打。后来家中僅有的一匹老馬也死掉了，弟兄四人就用一个人工換一个馬工的办法，解决耕种的困难。为了糊口，全家人起早貪黑，忍飢挨餓，終日在田里劳动。他們居住的是一个偏僻的山村，全村沒有一个碾子，和全村人一样，全家人只好吃囫圇个的苞米，苞米粒整个下鍋，煮熟后也要算是一頓好飯。因为吃的不好，加上沒有穿的（全家十六口人只有五、六床破乱不堪的被子），人們的健康逐漸惡化，到一九四四年（即康德十一年），十六口人的大家庭在吃人的社会里，眼瞧着一个一个的死去，只剩下孟銀海和一个女兒、一个侄女，孟銀海也得了半身不遂症。到一九四五年解放和土地改革，这个大家庭僅留下來的殘老幼小，才獲得了新生。孟銀海現在就住在他侄女的家里，生活得很好。象孟銀海一家在“兴安东省”的悲殘遭遇，并不是个别的。社員鮑和長生產隊办公室里沉痛地向記者傾訴了他在“兴安东省”的不幸遭遇。他說：“旧社会我要算最受苦的人了，十二歲就給地主放牛放羊，長大点又給地主抗活，十八歲被鬼子抓去当劳工，后来又当了國兵。当上國兵以后我的左腿殘廢了。無依無靠又不能劳动，为了活着，我在齐市要了三年飯。后来生活逼着我和傻叔伯哥哥也上“兴安东省”去了。我們房無一間，地無一壠，窮的要命。我們哥倆就被安置在一个附近沒有

人煙的山溝里，我們買了兩把鋤頭，哥倆一鎬一鎬地下地墾荒，我左腿不能站着就跪着刨。在解放前的六、七年里，我們沒有吃着過一滴油和一粒咸鹽，沒有剪頭的地方，也沒有剪頭的錢，頭髮長的很長，活象一個鬼。吃的不好，穿的更糟。我們根本領不到布，到小鬼子垮台時，我已經穿袍皮褲子過了三個夏天，當土改工作隊到我們那里的時候，他們看見我們哥倆這樣子都哭了。鮑和長沉痛地傾訴，使聽到的許多人沉悶不語，每個人都在思索着少數民族在舊社會的悲慘遭遇。接着鮑和長又說：“卜林說的興安東省就是這個樣，是共產黨從‘興安東省’把我們救了出來。現在我這個殘廢人受到社里的照顧，有吃有穿，去年參加勞動還掙了七百多分，平時也有另錢花。”他說：“今年因為我殘廢又不願意呆着，社里根據我的意見給了我一垧二畝地，社里幫我種和耩，我自己剷，能干就干，舊社會為掙命干活，現在國家雖然照顧我，可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我也要積極勞動。……”從鮑和長的傾訴中，我們深深體會了“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這句話的深刻意義。我們情不自禁地對於孟銀海、鮑和長等在舊社會遭遇不幸的人們賦予無限的同情。也為了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今天能夠過着日益幸福的生活而慶幸。不能讓歷史的車輪倒轉，讓卜林先生想竭力為達族人民建立“興安東省”的惡意，和歷史上的“興安東省”一樣，在達族人民面前滾蛋吧！

斥卜林昧着良心誹謗

鄂 靜

只要不是瞎子，不是聾子，就會看見達呼爾族人民的生活在天上，就會聽見達呼爾族人民的喜悅的聲音。我是達呼爾族的一個小知識分子，曾在省教育廳做過民族教育工作，現在齊市一中任教員。我對本省民族教育情況，特別是達呼爾族的教育發展情況，

知道的很清楚。在一九五三年的時候，本省的达呼尔族的兒童就學率就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左右，那時漢族兒童就學率尚不及百分之六十。再如現在的民族中學，一九五三年還只有八個班，學生不過四百人左右，卜林那時就在那當教員，他總不會忘記吧！而今年的民族中學將要發展到二十個班，學生將近千人，其中达呼尔族的學生也逐年大大地增加着。所有有良心的达呼尔族人民，有誰不說這是达呼尔族歷史上所沒有過的事呢？

在舊社會，除了少數的象卜林那樣的地主子弟，可以由小學進大學讀書之外，廣大的达呼尔族的勞動人民子弟，是沒有機會也沒有可能受教育的。我親身的經歷就可以證明，我在舊社會讀書十年，就沒碰到一個达呼尔族的同學是貧僱中農的子弟。而今天，小學生在逐年增加，中學生在逐年增加。升大學的學生也在逐年增加，而且絕大多數是勞動人民子弟。這能說是“达呼尔族人活不下去了”的情況嗎？這能說是“無娘之子”的處境嗎？

在我看來，活不下去的不是达呼尔族勞動人民，而是象卜林的那種地主階級思想。因為勞動人民不允許它活下去；無娘之子也不是达呼尔族的勞動人民，而是失掉反動政府做為后台的地主階級分子，也就是象卜林這樣的人，才能說出這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話來。

我以一個达呼尔族的公民說話。我不同意卜林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做达呼尔族的代表。如果他不徹底改變他的地主階級立場，也不能再做教育人的人！

清真女寺阿訇海偉超斥責卜林謬論時強調 警惕右派分子的惡意挑撥

他說：我們回族同胞深深体会到
党的民族政策的偉大正确

日前我去市清真女寺訪問了六十歲阿訇海偉超。在談話中我們提起了卜林，海阿訇非常氣憤地斥責卜林的荒謬言論，他說：各族人民都要警惕他的這種惡毒的挑撥。

海阿訇說：卜林是省政協委員、市人民代表，幾年來，党和人民對他的培養教育是無微不至的，他曾到各大城市參觀過。但他竟公然披着少數民族進步人士的外衣，假借達族人民的名義，洩發個人反動的陰謀毒素，借着黨整風的機會攻擊黨，說什麼達族人民在漢族中間活不了啦”，什麼“達族變成無娘之子”了等等。其實這並不是達族人民自己的意見，完全是右派分子卜林的別有用心的造謠。民族師範師生的聯名信和達族人民對他的揭發，完全証實了這一點。

海阿訇說：達族人民真是無娘之子嗎？只拿我省去年十一月組織的各民族參觀團的一些情況就可以證明這話是徹頭徹尾的謊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我省組織各民族參觀團到國內各大城市參觀。全團十個民族的七十名代表中，達族就占七名，而漢族才占三名，七名達族代表中齊市地區就有三名，並聽他們說，有的代表已經到東北各地參觀過兩三次，每次外出，每一個人光用費就約一千五、六百元，而且衣食住完全不用自己操心。試想想，黨這樣的對待少數民族，卜林有什麼根據說達族人民是無娘之子呢？

海偉超阿訇繼續說：我們參觀團到過中央民族學院和中南民族學院。那里培養幾千名各少數民族的幹部。在中央民族學院里，有達族同胞自己的民族幹部在那里學習，這些學員無疑的畢業後都將

回到自己民族群众中去，和本民族的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幸福生活。在中南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里，都有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陈列馆，都保存着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当然其中也有达族人民的。达族干部在民族学院中积极的学习着，他们生活得非常愉快，而卜林却说达族在汉族中活不了啦，这难道不是煽动达族人民同党闹对立吗？这难道不是破坏达族人民同党的血肉关系吗？

最后海伟超阿訇强调各族人民都要警惕右派分子的挑拨行为。她坚决表示说：无论卜林怎么造谣污蔑，我们回族人民是不相信的，我们回族深深地体会到党对我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从我参观的全國几个大城市来看，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不论有几个回族职工，都给设置了回民灶。各地的清真寺仍然保存得非常好，政府经常给钱刷新，扩建；每逢回民节日，政府都给回民职工放假，让愉快地过节，并在物资供应上给予特殊的照顾。我们回族同胞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正确。因此，我们坚决同各民族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击败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保卫人民胜利果实，保卫共产党，保卫社会主义。（阿力）

卜林在达族中干了些什么？

鄂景福 讲 深谷 记

卜林说我们达族在汉族中活不下去了。我要问他是代表谁说话的？他卜林黑良心，达族人民可有良心。我们这些从苦难里爬出来的人，如今活得越来越有奔头了，怕伤心轻易不提起早先受过的罪，可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过去的苦难。

我十岁起就给地主放马，长大了，哥四个年年扛活，一年到头见不着面，还是养不活自己的父母。不用说房子地，就连站脚的地方都是人家地主的，整粒的米吃不起，尽吃碎米子，一年到头从这搬到那，哪有自己的家？伪满康德七年父亲先被逼到“兴安东省”

(按：即卜林贊揚的兴安东省)， 康德十二年 全家都被逼去了，在那遭的罪更不用提了。小日本鬼子快垮台的時候全家往回逃，半道叫“胡子”劫得一千二淨，若不是解放了，我們全家眼看是活不下去了。在“兴安东省”达族人不服水土，說死就死，我一个表嫂一頓飯沒吃完就死了。再看看我們現在的日子，全家八口人就我一个劳动力，吃穿不愁，衣服穿这套有那套，被褥也有了。我們社的达族社員生活都比过去强百套，可卜林倒說我們現在活不下去了；我們真活不下去那時候，他卜林不是正在伪滿建國大学学着压迫我們的本事嗎！如今我們生活好了他倒來潑冷水。解放后我們社的达族一直生活在漢族中間，从砍挖斗争（土改）到合作化，我們同甘共苦，也同享受勝利的果实，我們从來沒有感到誰欺負过我們，而且我一直被选为社干部。

卜林說达呼尔族区是“挂羊头賣狗肉”，这是他有意識有步驟地向党和政府進攻。說到這我想起去年更动自治区時的事，那時我就覺得他没安好心。自治区合并为达呼尔族区之前，省市的領導干部跟我們开会商量好几次。我也参加了一次会，那回刘付市長親自去的，第二天开小組会，卜林、色热、阿古等人就从这个組到那个組乱竄，他們煽动大伙說：“咱們一定要求建立自治州，要往大的上摸。”随后他們又到各組去給划自治州的地圖，自治州的範圍是：西到王爺庙，往东到莫力达瓦旗，北到扎蘭屯、那家屯，南到齐市、富裕縣。卜林他們向大伙宣傳說：咱們“人才”有的是，都在內蒙呢（我們窮人过去那有“人才”，卜林指的那些“人才”都是伪滿齐市的警察，解放后跑到內蒙去了）。當時有不少达族人被他們花言巧語迷惑了，正确意見受到打击。當時鄂文寬反对他們的意見，他們說他是“溜須”刘付市長。我在小組会上說：划这么大的自治州，咱达族人有多少，人家別的族不有意見嗎？咱們得根据条件來。結果他們却說我这是“尿褲子”了。后來看刘付市長來了，卜林他們又告訴大伙不要說“州”以——稀飯”代替“州”；同時还叫各組在大小会上一律講达族話（参加会的都会講漢話），不准講

漢族話，好叫刘付市長等听不懂。看看他这叫什么心眼？他很早就这样調唆和煽动达族人反对党和政府。說刘付市長騙人，这不是沒良心嗎？人家刘付市長和許多省市干部东跑西顛給我們成立民族区，为的是什麼呀！

卜林說他是代表达族群众的，象我这样的达族人能沾人家卜林的边嗎？我們嘴巴子粗，跟人家遞不上話去，可我們得跟他說清楚：我們这些过去受过苦难的达族人知道誰是親人，誰是仇人，卜林叫我們离开党和政府算是妄想。我們社的达族早就看透了卜林的“群众”是誰。卜林和色热他們常到哈拉屯去，和陶源（偽滿警察官，参加过“山林警备隊”）、康士杰（被斗地主）來往特別密切。說这些人能說会道，能給达族办事。卜林就是通过他們煽动哈拉屯达族人反对党和政府，誰要說公道話就得受排挤。卜林他裝的可倒象个大好人，看看他干的勾当就明白了。跟他走不是明擺着死路一条嗎？

我們对区上是有些意見的，比如区上干部常到哈拉屯去，不到我們这來；区上了解情况不够等等，可这跟卜林的“意見”是兩碼事。

卜林他想拿我們达族人民当跳板，自己去当州長，完了再叫我們去当他的“順民”，那他算白天作夢！我們有覺悟的达族人是决不离开自己的救星——中國共產党的。

达族干部有职有权

訪梅里斯达呼尔族区檢察院檢察長鄂英寿同志

程 華

右派分子卜林說：“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够，少数民族干部有职無权，达呼尔族区十名民族干部中間，担任区、科領導职务的都

是付职，民族干部說了不算，办事不能作主，非得漢族干部下令有效。”事情真的是这样嗎？借工作之便，我就此問題訪問了达呼尔族区檢察院檢察長鄂英寿同志。

鄂檢察長要算达族的老干部了，他一九四六年就参加了工作。談及卜林發言的这一部分，他一針見血地揭露卜林是惡意誹謗。他說：“我不知道卜林指的十名付职干部中，是否包括了我，因为我不是付职。不論正职或是付职，据我所知，达族干部都是有职有权。以我为例：我担任区檢察院檢察長的职务，負責領導檢察院的全部工作。檢察院执行着維護人民和國家的利益，檢查監督同級國家机关貫徹执行國家法律、法令的正确实施的重大职务。請想想如果我作为檢察長有职無权，那么檢察院又怎么能独立的進行工作呢？有职有权的具体事例是不勝枚举的。如去年冬季分配結算時，有些鄉社由于投資多余部分沒有按計劃退还，在經濟上使社員和社之間發生了矛盾。當時曾出現了个别社員鬧社事件。这在当时使許多人（包括部分領導干部）弄不清矛盾的性質，紛紛要檢察院向法院提起控訴，給肇事社員以刑事处分。我們当时認為主要是社員个人和社的集体之間的矛盾，这种糾紛鬧事只能通过調節、教育解決，并坚持不向法院提起控訴，提出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別進行調解、解釋。这意見得到区委會的支持，結果許多社和社的关系好轉了。类似許多职权範圍內的事情，我從來沒有等着漢族干部下令，也從來沒有覺得，說了不算，和，不能作主，。顯然卜林的發言是故意歪曲和無視事实的。”

关于正付职的关系問題，鄂檢察長認為这只是分工的不同。他說：“卜林強調在十名达族干部中沒有一名正职，除了說明他有惡毒的企圖外还有什么呢？我們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集体領導的原則。在每个領導機構中，不論是正职或是付职，不論是漢族、达族或是其他民族的干部，都不容許个人决定重大問題。如我区決定紅火、罕伯岱、哈拉屯分社；增設雅尔塞民族鄉等許多重大問題，都是根据群众意見，經過区委集体討論决定的，根本不是哪一个正职

書記或哪一個漢族幹部下令決定的。”

當我請這位在這一帶工作了十年多的達族幹部談一下十年來他周圍達族幹部的成長和變化情況時，他感慨由衷地說：“老實說，我們達族在舊社會是不被承認的，除了地主富農外誰能到政府辦事！這十年來的變化是我們現在這一批幹部親眼看見的。一九四六年這一帶只有我一個達族人參加工作；到一九四九年有了四名；一九五〇年五名，其中有兩名區級幹部；到一九五三年提拔十四名，其中七名是區級以上幹部，這些幹部多數是從基層提拔上來的。黨在鬥爭中有意識地培養這些達族幹部。如喬志遠同志由村長被提為付區長兩個多月後，領導上就送他到省行干校學了半年，回來後又馬上送到省委文化校學了三年，直到去年才回來叫他當鄉委書記。”此外他又例舉了達族幹部吳維榮、高瓦、陶佐、阿古等同志的越級提拔及每年送達族幹部學習等事實，說明黨和政府對達族幹部成長是特別關懷和着重培養的；特別在提拔的比例上是大大超過了漢族幹部，到今年達族區幹部共有二十名（包括事業部門），其中科以上幹部十名；鄉達族幹部十七名，其中鄉委書記、鄉長十三名，算上達族教員就有一百多名，這在全區一萬二千多達族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是不算小的了！奇怪的是卜林何以看不到這些呢？

在這番話中，我深深感達到達族的優秀分子和達族人民對於黨和國家的高度熱愛和信任，他們一定不會上卜林的當，並且要親自戳穿右派分子的惡毒陰謀的。

詩、雜 文

卜 林 御 征 令

蕭 桂 來

大風起兮卜林狂，
招兵買馬日遑。
“光榮”歷史說建大，
“理想”自治法德王。
一篇發言余腥臭，
兩度檢討都堂皇。
解剖不乏真國手，
縱有九窟亦難藏。

× × ×

卜字軍帥有“雄才”，
不畏兴安虎与豺。
“無娘之子”嘶嘶喊，
“有道之君”珊珊來。
軋軋牛車隨獵狗，
蕭蕭大纛滿蒼苔。
士卒久厭射雕術，
父母淚眼覓狼孩。

記一位達呼爾族農民的話

張 瑞 亭

我拿一份“齊齊哈爾日報”，念給達呼爾族農民聽，他听着，
听着，怒氣沖沖：

好一个右派分子，打着“民族自治”招牌，顛倒黑白。

我的妻、女

餓死在“兴安东省”，兒子被抓去当劳工；

这些痛苦、凄惨的陰影，至今記憶尤清。

搭救我的是共产党，合作化是幸福前程。

告訴你，右派分子，你的“民族自治”招牌，遮不住我的眼睛。

十二級風暴，也吹不动！

跟共产党走决心永定。

卜 林 的 “娘” 一 頁

据卜林先生說，在共产党領導下，“达呼尔族成了無娘之子”。那么，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达呼尔族成为“有娘之子”了呢？

还是据卜林先生說，在伪滿時达呼尔族有“自己的兴安东省”，还有“自己的文字”。大概在卜林看来給“达呼尔族”創造“自己的兴安东省”和“自己的文字”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娘”。不过那只是达呼尔族卜林先生們和地主們的“娘”，达呼尔族的廣大劳动人民則把日本帝国主义看成是敌人。

附 录

卜林在省政协一届三次全体會議上的發言

各位委員、各位同志：

我对民族問題發表个人的意見，僅做为今后处理民族問題的參考。

一、达呼尔族的区域自治問題

区域自治是我党解决國內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同時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唯一办法。特別是在一个向社会主义國家內、实行区域自治是既符合社会主义民族平等原則，又能够通过区域自治激發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建設的積極性，并通过它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按照自己本民族的情况和特点發展本民族的各項建設事業，逐步地与先進民族达到事实上的平等。

几年來，党的区域自治政策，滲透在少数民族的心里，少数民族对区域自治的要求越來越顯得迫切了。居住在我省和內蒙两个地区的达呼尔族人民群众，普遍要求將两个地区聚居的达呼尔族統一起来，解除被分隔在两个省份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建立达呼尔族的自治州，这是达呼尔族人民的普遍地要求和愿望。

一九五六年冬內蒙古自治区党委决定將于莫力达瓦旗建立达呼尔族自治縣，經該族人民代表大会的討論后，一致不同意建立范围狹小的自治旗，認為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歷史上造成的达族人民被分隔两个省份的不合理現象，因此，該旗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內蒙古自治区党委建立达呼尔族自治旗的決議。同年我省的达呼尔人民强烈地要求过区域自治，达族人民的愿望沒有得到实现。目前存在的

齐市达呼尔族区，不能滿足达族人民的日愈迫切的要求，达族群众普遍地反映：“这个区挂上民族牌子，不做民族的事，挂羊头，賣狗肉……”“我們被市里欺騙了，当我们强烈地要求区域自治的时候，为了緩和我們的情緒，对我们的要求做了許多的許愿，如配备民族干部，文工团、达族中学等，現在都落空了”。許多达族群众說：“不建立达呼尔衙門，我們在漢族中間活不了啦！臥牛吐达呼尔族自治区朝氣頂天，真是达呼尔的天下，梅里斯区死气沉沉，达呼尔变为無娘之子。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达族人民越來越多的迁入內蒙古自治区的事实，他們离开自己肥沃的土地的时候，离开他們黑龍江民族故鄉的时候，每个不感嘆留恋自己可爱的故鄉，这是什么东西使它們离开了黑龍江的呢？不是別的，只好从我們民族政策执行的怎样这个角度來一看深入檢查的問題了。

目前达呼尔的区域自治的条件是否具备了呢？如果和國內各地的蒙古族已經区域自治的地区相比，这些条件不是沒有具备“在某些条件还要超过它們”。当然中央照顧了蒙古的歷史情况，但对达呼尔族的歷史情况的估計認為达呼尔族新出生的民族，我們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而是被可恶的吃人的社会埋沒了，同样現在索倫、鄂倫春等族也是被抹殺下來的，当蒙古族建立元朝的时候，达呼尔族人民未必是猿人時代吧！單从政治区划來講，民國時代有达族办事处，伪滿有过达族的兴安东省，解放后有过达族的納文慕仁盟。

当到达族人民要求过分強調达族人民与齐市的关系。不否認达族区域自治上具有和其它地区不同的特殊情况，但某些漢族領導干部將达族与齐市的依靠关系过分強調。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旧社会農民是个体的，个体農民在城鄉的供求的价值法則緊緊地被制約着的，对城市的依賴性更大，現在也不否認这个现实，但这种依賴关系有所改变，他們可以通过，供銷社得到日常用品，还可以推銷他們的土產，不是人們想象那样子，更不是齐市某市長所說的那样达族区域自治的話，連鷄蛋，柴火、菜都不能買給齐市，馬車得制到拉脚事实上不一定那样子，这是城鄉之間供和求的价值法則所不

約的客觀法則，不是用以人為的辦法割斷這種的關系的。我認爲達族建立區域自治不但不影響齊市的工業建設，相反的很好支援城市。我認爲強調一方面不從民族政策出發，只注意幫助地區大，強調歷史特點，人口多的而忽視地區小的，人口較少的，雖然少數民族中更少數的具備了相同的條件，而得不到區域自治得不到平等待遇，會給少數民族造成偏見的。

對於達呼爾族區域自治提出下列意見：

- 1、建議中央今年內召開兩個省份達族代表座談會，討論達呼爾族區域自治問題。

要求中央考慮以過去的納文慕仁盟爲基礎的，併入我省達族區、富裕、甘南、訥河一部分地區的第一個方案同時考慮第一個方案包括的地區外加上鄂倫春自治旗及黑河專區的呼瑪，瑯輝等縣組成達呼爾，額文克族聯合自治州的第二個方案。關於自治州的領導問題。爲考慮過去的行政區劃，地理環境，交通條件，達族與漢族的關係並與齊市工業基地的關係，以及考慮鄂倫春安排起見，听取兩個省份達呼爾人民一致要求歸併黑龍江省的呼聲，應該劃入黑龍江省爲宜。這種區劃和領導關係既解除達呼爾和鄂倫春等族被分隔在兩個省份的不合理現象，便於安排達鄂、族的區域自治問題，同時擴大我省森林面積，少數民族區域自治減少影響工業基地的建設。並建議兩個省份的領導同志，考慮達族和鄂族的區域自治的時候，從民族政策出發，放棄只顧各自省份利益的本位主義思想，防止造成人爲的障礙。

- 2、考慮建立達呼爾族自治州的同時，要求事先建立達呼爾族自治縣。
- 3、建議中央組織調查組，深入了解達族人民的呼聲以及達族人口分佈情況。

二、关于少数民族教育工作發表一点意見

几年来，在党的領導下，少数民族的教育事業得到很大的發展，蒙古、达呼尔族的中学生人数比1946年解放当时增加了5—6倍，小学适龄儿童就学率超过80%以上。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学校在物资方面給予最大的支持和帮助，仅从民族中学培养出蒙古、达呼尔、鄂倫春、索倫、吉尔吉斯等族干部共計800余名。这些成就都是在党的領導下取得的，我們十分感激党和政府。

但几年来，少数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速度不够迅速，少数民族的教师的質量不够高。省市縣对于招生問題上往往与漢族同等比例發展，招生擴班抓的太死，少数民族学生因学資上学發生困难、大批中途退学的问题沒有得到糾正，因而少数民族学生單从数量上來講發展不快的。

1、民族中学的学資問題

民族中学是我省唯一一所的多种少数民族的完全中学，除朝鮮、回、滿族学生而外的少数民族干部都是由我校負責培养出來的，是我省北部少数民族的最高学府。

近兩年來，少数民族中学生因家庭困难中途退学的越來越多了，如五五年一五六年度初中新入生224名，不到兩年因家庭困难丟隊70名，五六年一五七年度学期初813名不到一年降到758名（实际在校数715名），丟隊98名。在校学生因学資不足，勉强坚持學習的不算少数，每天吃不上三頓的平均20—80人，个别学生無飯票成天挨餓約有2—10人，一部分学生几个合伙買一碗飯菜吃，个别女学生連續不吃禮拜日的細粮，留下前日的粗粮飯吃或者到街吃尖餅。入夏以后換不上夏衣的有二十一名，因家庭困难交不上学雜費的占应交人数的70%以上。因为少数民族学生学資不足，嚴重的影响了学生的健康和學習情緒。

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中学生都是來自農村，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

連年遭受災害，庄稼收成不好：从農村每个劳动力平均收入來看，一般劳动力平均年收入150—300元。学生家長大部分一个劳动力平均撫养4—6口人以上的占60%以上，一个中学生一年的伙食、服裝、学雜費、文具費、路費加在一起平均需要120元以上，絕大部分家長的收入不付支出，無力供給学生的学資；其次農業合作化后，都是集体生產集体收入，除秋收分配外，平常沒有其它收入，由于社不予支，学生家長無錢供学生。

針对上述情况，要求省委及省人委采取有效措施，向各村社發出对少数民族予支学資，保証少数民族学生就学的指示。对少数民族学生困难補助費進行合理的支配，既防止浪費又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困难的原則下，將結余部分返回國庫，嚴格防止不解决少数民族学生困难將此款当做增產節約的來源，并要求財政廳將此款公开起來，使用上防止層層下压的現象。要求省教育廳將少数民族学生的助学金与外省相一致起來，或者使其标准接近起來，如五六年遼寧民族中学标准是34%，內蒙莫旗26%，而我省民族学校11%，又如五七年內蒙莫旗中学42%比去年增16%，而我省仍然11%，內蒙的鄂倫春索倫族学生每月公費分發14元，我省鄂倫春、索倫族同样向廳提出过要求，廳里不負責任地向民族中学一推，我希望最好省廳去解答这一問題。关于助学金标准問題，各省自己訂下的？还是中央規定的？学生总觉得为什么同一國度內在助学金标准上会有这种天地之別？我們沒有令人心服的理由進行答復。

2、民族中学分校問題

蒙古和达呼尔族老鄉要求分別建立蒙古中学和达呼尔族中学的呼声越來越迫切了。几年來，党和政府積極幫助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民族教师，学生数字不断增加，学校民族成分复雜不便于領導，蒙古和达呼尔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分校后对于民族形式化教學質量不受相互的影响，使其得到充分的發展。要求政府給我們積極創造条件，考慮分校問題。

3、关于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问题

少数民族部落，大部分是30—70戶較大的100戶以上，由于部落小，适龄儿童少，不合乎政府规定的编制人数，因而絕大部分地区的适龄儿童推遲兩年或三年后入学，到高小时，中途辍学人数增加，又不受编制的人数限制，又要推遲升入高小的年限，由于入学学习条件不便，中途退学率不断增长，严重的影响了我校的学生来源，为了妥善解决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入学起见，可否适当地增加教师的编制，如果国家无力担负时，采取村社的同意，由社担负起编制以外的教师工资，或者调配质量较高的民族教师担任初高两级复式教师。这种办法虽然对教师加重负担，教学质量受到影响，但比起失学好，还比旧社会的私塾先生輕微的多，符合中央教育部提出的識字比不識字好的精神。

三、进一步加强貫徹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特点

解放以来，达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几年来达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尤其是中央对达族成分的确定，帮助創立文字，对达呼尔人民給予很大的鼓舞。所以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工作中間是成功的，党和毛主席在少数民族心里具有崇高的威信。

但目前随着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化，而民族间的矛盾也随着显得突出了。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表现在汉族干部不能很好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其特点，自觉地不自觉地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大汉族主义思想实质上是宗派主义）加上干部工作作风上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使民族间的矛盾更加复杂化尖锐化了。解决办法是貫徹民族政策，批判大汉族主义的宗派主义情绪，克服民族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随着克服少数民族中間的地方民族主义。

下邊簡單的對於民族工作方面提出幾點意見：

1、照顧達呼爾族人民的生產和生活特點

達呼爾族人民非常愛好養牛，達族的飼養的牛體高力壯耐力量，不但以它耕種土地，而且日常飲用牛的奶。自從農業高級合作化後，牛的死亡率達到驚人的數字，引起了達族人民的不滿。牛的死亡率增加是由多方面造成的：①合作化由個人飼養變為公有飼養，飼養員及車夫對牛的使用和飼養不當，②外地移民遷入，占用達族部落的草甸子，打不着足夠的羊草，③市場價格過低，飼料貴，養牛的積極性不高，④民族聯合社中漢族幹部重視農業，忽視牧業的願意使用馬的不願意使用牛，⑤由於飼料不足，牛的抵抗力退弱牛瘟死亡率相對地增加。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不久，牛從動物界里被淘汰，不過幾十年後，只好到博物館看到牛了。達族人民的奶牛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部分地區的村社限制達族打羊草，社的羊草高價出賣給養牛戶（每車羊草成本原來是2—3元，社賣給養牛戶按市價核算14.5元），個別漢族農民故意搗亂，向社里提出喝馬奶，這種變象的限制達族人民養母牛現象仍然存在。農業合作化以後，達族人民叫苦吃不着稷子米，不能隨便打秋草，不能隨便打魚，因而他們的生活習慣得不到保證達族群眾要求分社，雜居在漢族部落里的達族遷居內蒙的越來越多了。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希望政府考慮解決下列矛盾：

（1）達族人民習慣養牛，需要一定的草甸子和牧場和國家大力進行開荒之間的矛盾；

（2）達族人民習慣搞付業（打魚、養牛、打柴、打獵）和國家大力進行糧食生產之間的矛盾；

（3）達族人民頑強保持民族風俗習慣及語言和國家大力進行漢族移民遷入達族部落之間的矛盾。

究竟如何使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密切地相結合，做到既符合國

家利益又符合达族的生產和生活特点，主要依靠党和政府在今后工作中加以周密地考慮解決的問題了。如果解決的不恰當，达族人民只好是越來越多地離開自己肥沃的土地，逃亡到貧瘦的大兴安嶺里求生！

2、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夠，少数民族干部有职無权

如齐市达族区挂上民族牌子，而达族干部不占十分之一。富裕縣不但不積極培养民族干部，整頓干部時把鄉干部一律派回鄉村參加生產。齐市达族区十名民族干部中間，担任区、科的領導都是付职，群众說：民族干部說了不算，辦事不能做主，非得漢族干部下令有效。

3、制止对民族干部粗暴的打击

个别漢族領導干部不愿意听取区域自治、分社、民族問題等字眼，誰談論民族問題，不分民族的正常感情与否，一律扣狹隘民族主义或者扣上思想有問題的帽子，更嚴重的是民族干部不隨其心愿地進行公开打击，暗中报复。如齐市某一民族干部坚持不懈的主張区域自治，市的部分領導在黨員大会上就扣上有歷史問題政治問題，煽动人心的罪名，暗中組織人力調查該干部的材料，又如达族某干部受到达族的拥护，大家一致选他做区长，但因为过去主張过区域自治，認為他思想落后不肯做为候选人。又如某縣民族縣長在縣委会上为民族問題發生爭論，該縣委書記不但在縣委会上批評，而且帶到全縣干部大会上進行批評。再如泰來縣湯池鄉韓書記，高鄉長，率領公安局、法院的人員，到大巴袋屯威脅和限制达族老鄉分社，达族老鄉向高鄉長指問：國務院秋收分配指示中的第四條指出少数民族分社問題为什么不叫我們分社？高韓答复說：那是指着朝鮮族來講的，群众又反問，既然少数民族字眼指着朝鮮族为什么条文不直截了當的寫上朝鮮族呢？可以不可以凡少数民族概意解釋成为朝鮮族呢？还据当地群众反映，該鄉韓書記有意挑撥达族吳鄉

長（新提拔的）和村支書吳德山的關係，經常打擊吳德山，並以黨籍問題威脅的口吻說：你的黨籍問題需要考慮……。再如齊市郊區雅爾塞鄉原支書石鳳海（漢族），听到达族黨團員談論區域自治，公開的提出开除他們的黨團籍。

另一方面，漢族領導幹部使用和提拔少數民族幹部問題上，不考慮該人在其本民族威望如何，首先一條考慮是否對漢族領導幹部順從這是選拔民族幹部的先決條件，如齊市達族區老鄉對該區民族區長普遍有意見，又如訥河縣某鄉達族幹部郭成庫是小土地王、打人罵人無惡不做。

4、正确处理民族間的糾紛

民族間的糾紛，分社以後顯得更突出了，各級政府處理的不夠及時也不夠公正，因而部分地區民族間的糾紛爭執不休。如泰來縣丰收社分社時分配投資不當，達族群眾對於蔬菜社及網房的處理上有意見，漢族和達族老鄉相互見面不談話。又如齊市郊區新光社分社時，無故占用達族部落的網窩子、魚船，魚網不肯退回，故意擾亂達族土章子的魚口子，紅火屯達族老鄉說：“我們算受不起這個氣了，再不退回網窩，再擾亂我們打魚，只好和他們動武了！”新光社分社前，漢族幹部將母牛全部收回，不准達族飲用牛奶，母乳不足的嬰兒喝不到牛奶，活活餓死了，引起了達漢族的摩擦。又如杜爾門沁供銷合作社把新貨留在本社，將積壓品及煙酒盡力向達族部落進行推銷。

諸如類似的問題，不勝例舉。建議政府進一步深入地宣傳黨的民族政策，發現民族矛盾，分析其原因，立即進行解決。在漢族幹部和少數民族幹部中間展開討論周總理在廣西僑族自治區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中主要幾個論點，既能幫助克服大漢族主義思想，又能糾正地方民族主義思想。同時要求漢族領導幹部將正常的民族感情與狹隘民族主義的概念區別開，今後給少數民族幹部分尺寸上類似的帽子，少數民族幹部同樣對漢族幹部也要分尺寸地防止一律扣上

大漢族主义的帽子，不論少数民族干部和漢族干部戴帽子戴个符合头部的帽子，乱扣帽子更使民族間伤害感情，对于民族間的团结不利的。



卜林究竟代表誰？

于志新作

83510

K 270.6
2/1A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反卜林右派集团材料汇编 第一辑

作者=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民族事务委员会编

页数=110

SS号=12511113

DX号=

出版日期=1957.10

出版社=